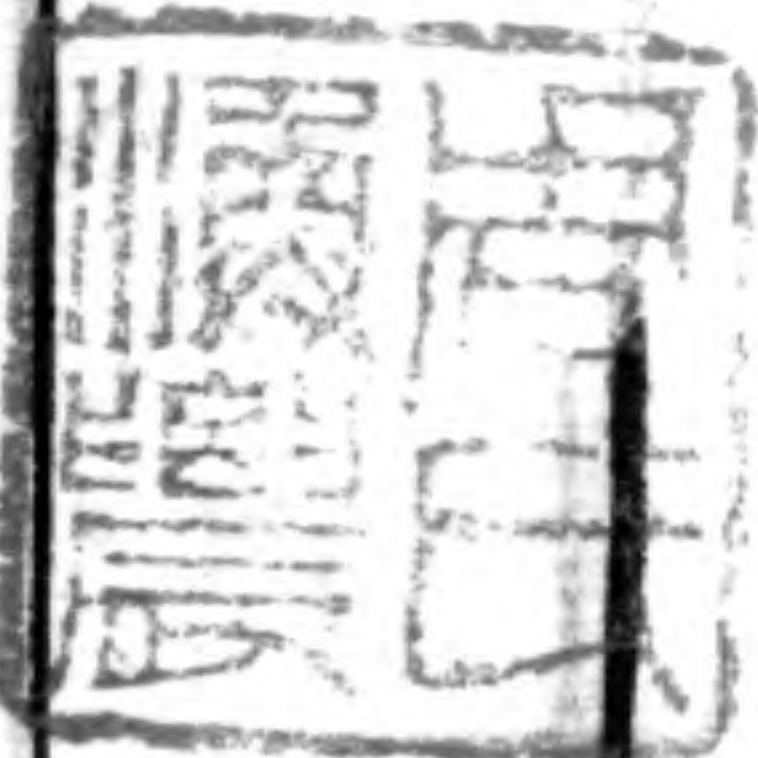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三



列傳二十六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也少給事太宗子潛



即太宗即位補殿直累遷東上閣門使拜

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太宗以其寡李罔

也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可以免于面墻

矣淳化二年罷為崇信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徙延州咸平初改鎮橫海知鎮州二年召拜

樞密使三年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

將定州行營及鎮定高陽關三路之破契丹
于威虜軍斬首二万級徙鎮河陽三城知永
具軍以疾还京師卒年七十六贈中书令謚
曰忠肅
王继英開封祥符人也少為坊筆吏事趙普
甚謹普復相以補中书直省官真宗在藩
邸為前尊及即位擢引進使未几拜宣徽南
院使知樞密院事景德中拜樞密使卒年六
十一贈太尉謚曰恭懿

周瑩瀛州景城人也父景左領軍衛上將軍
少給事晉王于潛邸及即位是諤太宗
補殿直累擢客省使僉中樞密院宣徽院諸
房公事与内臣割承珪对掌其任咸平初拜
宣徽北院使迁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与承珪
同罷諸房是後不復置云五年除永具軍節
度使帥天雄使車駕北巡
真宗以瑩不事徙知澶州改鎮天平明年知
定州徙澶州以疾还京師卒年六十六贈侍

中營左右府无他謀畧及蒞軍旅畏懦自全
所歷藩鎮卒元善狀謚曰忠穆議者以為美
改謚曰元惠

馬知節字子元開封祥符人也父全義江州
防禦使全義從太祖定天下有戰功知節
幼孤太宗召見授供奉官賜名年十八
監彭州兵以疾見憚如老将又監潭州兵何
承規為守頗以文推飾吏治知節慕之故折
節讀書雍熙間獲博州兵契丹入寇王師敗

于君子館知節全成繕甲儲積苗粟僚吏不
悅其生事也既而契丹果至以備引去車
始歛服定遠軍時議調河南十三州之民輸
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遠至軍道其事知節
曰此軍久少而請粟多其屬當什之六
七知古從之果獲粟五十万斛分給諸屯遊
省河南之役卒有盜婦人首飾者獲軍止營
遺之知節曰民避外虜卒能外寇此而可恕
何以肅下即斬之知深慶二州迂西京作坊

使知梓州李順之亂與王繼恩同討賊繼恩
慝知節抗直不附已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
百蹂賊十萬中攻城知節曰死賊手非壯士
也力戰適有兵至者賊遂潰太宗聞而歎
曰賊盛兵少知不易當也為益漢九州都延
檢使兼益州鈐轄迂內苑使帳下卒刘旰
牙兵為亂攻破州縣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
州與賊旰走邛州知節曰賊破邛州必形勝
劫掠度江蒲我既息而戰我軍虽倍未易

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
方并與賊遇殺旰等唯類咸平初領登州
刺史知秦州嘗質羌酋支屬二十余人喻
二紀矣知節曰羌之人耳豈不懷恟悉釋之
羌懷其德訖終更不犯塞迂西上闕門使知
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而乾德後步漕蜀物以
富人為送吏名坐漂失籍其家知節請以省
校代鄉戶運舟而課其漕事于是蜀人免破
產之惠後知延州戒寇至方上元遂張灯啟

閔宴系累夕虜不測曰引云知鎮州發法
魏六州糧輸定武時方內寇知節曰糧之來
資寇也正令于舟車所至收之虜无所由而
遁知節所至皆以威愛臨下而事死不濟徒
知定州拜東上閔門使樞密都丞旨擢拜金
出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死為大
臣方言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
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以為戒進宣徽北院
使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為樞密使知節蒞其

為人遇事敢言不少自屈每廷議乃其不直
輒面叱之欽若寃顧方深知節愈不為下
大中祥符七年出為潁州防禦使知澠州天
禧初移知天雄軍名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
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軍晉後知貝州既而
真宗問其瘼瘳止命肉鎮而上党大名之民
爭來迎之卒年六十三贈侍中謚曰正惠知
節愷慨以武智力謀而喜不敢好士賓友儒
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遇事奮發未嘗有所

顧憚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云

王嗣宗字希元汾州人也擢進士甲科是步
初置司理參軍即以嗣宗為秦州司理參軍
洛冲知州事嘗以公事忤冲意冲怒械繫之
又教郡民之无賴嘗被罪者訟詞宗洽獄枉
濫朝廷遣使按劾其以訟者之妄嗣宗乃
乃釋 太宗時通判睦州徙汀州 太宗遣
武德軍卒察遠方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京
師自奏曰 陛下不委任天下矣後而猥信

此輩以為耳目臣切為 陛下不取
真宗大怒以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
秘書丞通判汝州入為三司開折推官以左
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改左司諫入為度支
判官出知具元府京西轉運使移河北至遂
初又徙河東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徙淮南轉
運使江浙荆湖發轉運使楊楚間有窄家神
廟民有疾不服藥而祀之嗣宗撤其廟而是
民風稍變成平中以右諫議大夫充鹽鐵使

出知并州。境有卧龙庙，每岁冬合境致祭。風雪中老幼于路，嗣宗毀之。召拜御史中丞。嗣宗力詆大臣，常厚结王旦之弟，以求知于旦，不合。故嗣宗教于

上前毀之。真宗亦優容之。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時，种放得告归山。嗣宗屢造放，不為放所礼。嗣宗怒，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犹愈于角力，而中弟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嘗力以取中。科故放及之。嗣宗深憾其言，及至

京兆，又門乘醉慢罵嗣宗。因其弟強市田產，與訟。遣人告責放，條上不法事。詔問狀，曰：「賜放第于嵩山，令避嗣宗。改知邠州，有灵公庙，飭有群狐居之。巫祝假之以惑民，多歷年所。民信重之。前後長吏皆先謁庙，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庙，薰其穴，乃數十狐，尽殺之。淫礼遂息。」後知鎮州，召拜樞密副使。求罷除大同軍節度使。知許州，移河南，改感德。靜難二鎮再知許州。平時念宋白、郭贄、邢昺

七十不...光屢以為言及其晚年疾甚一上
章求退而猶欲領郡寇準為相惡之即以為
左屯衛上將軍致仕頗愜不自...卒年七
十八贈侍中謚曰景壯

雷有終同州抑陽人德驥子也德驥...太宗
時為殿中侍御史判大理寺頌陷趙普取靈
武...德驥去子有隣挝鼓訟党吏過普因是
罷取德驥遂為秘書丞判御史臺三院事以
有隣為秘書省正字有隣尋卒德驥太平具

國初為御史知雜事為陝西河北淮南轉運
使積迂諫諫大夫入知京朝官考保迂工部
侍郎趙普再入相方正班宣制德驥悶之手
不蒼墜笏上疏乞賜田里...
太宗慰勞之曰朕終保卿所罷考謀其后有
隣身坐內亂乃罪德驥貶感德軍司馬以卒
有子以父任為萊蕪尉癸初監刻琪奸賍而
代其任...太宗擢...其名召為大理寺丞德
驥任陝西轉運使奏為解州通判遂知刑事

徙守州為淮南轉運副王師北征命為蔚
州路隨軍轉運使入為鹽鈇判官戶部度支
副史出知昇州又知廣州以女弟婿衛耀訟
其家法不謹坐貶衛州團練使起為鹽鈇度
支副使領江南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茶鹽
制置使還知大名府徙以陵來順之亂為
荆湖夔峽路轉運使知兵馬事至度安軍夜
過賊中有終奇兵從後擊之就拜右諫議
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

右重門乃名士人爰更飭初夕閉道而去賊
果圍寺墻壞正乃擊拆者賊平移知許州改
并州知工部侍郎代還授戶部使王均亂
庐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陝兩路招安捉賊
事既至而均遁石普袞至富順監獲之賊平
以有功為促信軍苗後代還知永興軍徙秦
州契丹入寇
真宗幸滋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既而契丹
修好命還屯所就判并州召拜宣徽北院使

卒年五十九有終險側喜攻人過有吏幹善
抚士卒既卒贈侍中

簡夫字太簡有隣孫也隱居終南山用杜衍
荐為校書郎泰州觀察推官通判儀州歷知
坊関雅三州秩滿 五谿蠻彭仕义擾邊
詔遣簡夫乘駟以往簡夫進築城堡以扼其
險間出兵擾之士义恐遂降入為鹽鉄判官
出知虢州改同州累迁戢方員外郎卒年六
十四簡夫在雅州眉山蘓洵徃見之簡夫謂

曰子王佐才也荐之于張方平韓琦歐陽修
三人者延奉如不及洵名振京師盖自簡夫
始云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三

陳堯叟

字唐夫閬州閬中人也父省華終右
諫議大夫堯叟奉進士第一為光祿寺丞直
史館遷秘書丞久之為工部員外郎廣南西
路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集
驗方以効不桂州舍驛自後始有服藥者嶺
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旁鑿井置亭
舍至今為利代遷為度左判官遷樞密直學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四

古列傳二十七

陳堯叟字唐夫閬州閬中人也父省華終右
諫議大夫堯叟奉進士第一為光祿寺丞直
史館遷秘書丞久之為工部員外郎廣南西
路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集
驗方以効不桂州舍驛自後始有服藥者嶺
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旁鑿井置亭
舍至今為利代遷為度左判官遷樞密直學

士咸平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王繼英堯叟僉本樞密院事遷工部侍郎
真宗幸涇淵命申傳先赴北砦按能叔事許
以便宜景德中兵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兼
郡牧司堯叟寃心群牧馬政多立條約公私
便之從祀東郊加封尚書左丞祀汾陰加戶
部尚書兵欽若並同平章事為樞密使兵欽
若同罷明年復兵欽若為樞密使以疾出為
右僕射知河陽疾甚求還 京師卒年五十

七贈侍中謚曰文忠堯叟有材用多智術久
典机密軍馬之籍皆祀之毋馮氏性嚴毅堯
叟事親孝謹前嘗忤其意焉弟堯佐堯咨
堯佐字希元奉進士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
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
切直貶通州潮之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堯
佐命捕以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魚遂
息又修孔子殿仰韓公祠潮人始知為李于
是大臣荐其文李以荐史館嘗為兩浙轉運

使尔塘江隄以竹笼石而潮啣之不数步輒
壞而復理堯佐諷實薪土以易之或言其不
可而丁謂執政遂徙堯佐京西又徙河北又
徙河東其后隄久不叔遂用薪土河决滑州
換埽不能定堯佐乃掘木如編茵置于湍流
隨水而丁謂之木堯遂殺水勢而隄乃成又
護以長堤郡人謂之陳公隄天禧三年編次
御試進士坐誤差其弟取監鄴州喬湯起知
渭州徙西轉運使入為三司副使拜知制誥

迂危罔闕李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開封府
堯佐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尽察以防
奸譬如激水而歆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
而京師治拜翰林李士天聖七年除樞密
使陳誥知祥符縣以法繩吏以悉遁去

章憲明肅皇后怒事下樞密院堯佐以為罪
誥剛奸人自討而能吏進矣遂獲免改參
知政事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徙庐州又徙
同州復知永興軍又徙郟州官至戶部侍郎

呂夷簡請老仁宗問之曰卿果退以何人
代卿夷簡曰知臣莫若君惟
陛下擇之仁宗再三問之夷簡曰陛下
欲用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因任充或鎮
撫即度同知天下之良苦死如陳堯佐者
仁宗深然之景祐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堯佐既拜以唐刻黃所對策進曰天下
治亂而朝廷始朝廷繼勸而貴近始凡貴之
所寃言者昏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

下之所宜行且臣等敢也其年冬雷地震星
象數變堯佐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
程琳等位在臣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而責
明年諫官韓琦論政事錯謬以宰相非其人
卒與王隨同罷拜淮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鄴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鄴州四年而
卒臨終而誌其墓曰有宋穎川先生堯佐字
希元号知余年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
為賤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俱可均于父

毋棲神之域矣贈司空侍中謚曰文惠堯佐
工為二韻詩人多傳之又為潮陽編野序編
遺與策愚丘集性儉約不事浮侈未第時同
文及仰季詣華山陳搏謂之曰三子皆將
相中子伯季所不逮也卒如其言
堯咨字嘉謨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
濟州代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殿試進士身
列几道于試卷中為密号賊軍州團練副使
大中祥符中復知制誥出知荆南遷集賢院

李士又迂尤囹圄直李士知永興軍長安地
斥鹵而井泉不可食堯咨乃
堯首渠入城
而民甚利之蓋其性豪侈置武庫建視草云
開三門築甬道出入而又憐于用刑教于氣
陵轉運使樂黃目不能堪清從宅路以
避之
真宗以其所為不法不效勞治也止罷李士
徙鄧州復知制誥為人所傾其兄堯叟乞未
所犯使知陛下保全之意因詔切責之乃

引謝久之復職擢知開封府除翰林李士龙
因闕李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堯咨固
辭因自陳以儒臣而易武守所惜者腰无金
魚耳 仁宗特命佩魚以示優恩改武勝軍
苗後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滋州復知天雄軍
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曰康靖堯咨善射知
荆南時毋馮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
異改汝典郡有何治效堯咨曰荆南當冲要
效勞宴餞迨死虛日然稍精于射中死不服

馮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
仁改善化而專率伍一天之校豈汝先人之
意邪杖而擊之著治本十六篇諸宮上下編
身兄堯叟堯佐同時貴显本朝最為盛云
趙安仁字系道河南洛陽人也生而穎悟年
十三通經傳奉進士獻所為文章召試翰林
以為著作佐郎直集賢院
真宗即位拜右正言
真宗巡師于大名安
仁上疏以為当今有急務者三大害者五激

勅我臣奉功德之令振救邊民行優卹之惠
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此三者急務也所謂
大害者五則選將畧恃兵勢求軍謀修軍政
愛民力
真宗嘉之遷知制誥景德初為翰林李士從
幸澶州契丹請和命李士各進報書
真宗
獨用安仁所誤亦以其能備記
太祖朝亦
問規式因獲與閔通好之說虜使至首命安
仁
其辭見儀制皆所裁定虜使姚東之

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閔君多識前言
老氏云位兵者術不祥之器聖人不以已而
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示殺人示殺人
者不以志于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談安仁
敏于酬酢切中事机類如此時論以為乃體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大中祥符初議對
禪與王欽若並為
山經度制置使判兖州
禮成拜工部侍郎五年罷知儀院真宗正卿
請依唐故事置修玉牒官奏以利筠楊億夏

諫宋後為之又有仙源積慶圖皆統領精簡
迂尚書右丞改御史中丞請誥御印歷
三院御史彈糾事又請國朝六典並從之
卒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定安仁善談
論好誘後進李士大夫以清德宗之有同李
宋元身者篤李而早卒安仁力周其後善訓
諸子各授以一經君家族以雍睦稱弟家人
未嘗見其喜愠搯履繼正外晦內明寬恕謹
退无事浮飾有所獻納必然而致身貴显无

改儉素尤練典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悉能
記之子良規尚寬見循吏傳
良規字元甫以安仁奏為秘書省正字宰相
張知白奉其才名試集奏校理稍遷太常博
士兼宗正丞良規尚祿賜多所予贍余則及
之酒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弃
官出入卧起隨之良規積官至工部侍郎卒
年六十八
君錫字无愧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奉進

士司光馬編歷代名臣事迹辟君錫同修會
下父憂服除累迁宗正丞同知太常礼院時
近臣有請祀英宗于明堂配上帝以稱
昊天上帝及五帝君錫與礼官建言以為非
是請專配上帝以稱昊天上帝之意詔如君
錫議迁開封府推官元祐初自太常少卿擢
給事中蔡確復覘文殿李士章惇復資政殿
李士君錫奏貶論其奸惡命遂格移刑部侍
郎改吏部除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拜御

史中丞于是諫官陳雍姚獻謂君錫風節不
立君錫遂請外除天章閣待制知鄭州紹聖
初提李明道官時方例廢元祐旧人君錫坐
落職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
陳彭年字永年抚州南城人也幼好李毋惟
一子愛之禁其夜讀出彭年置灯密室昼夜
忘倦嘗師事徐鉉為文喜朝諫不為宋白所
善白屢知貢奉屢出之卒以進士中第調江
陵府司理參軍

真宗時嘗知金州上疏曰夫事有虽小而可
以建大功理有虽近而可以為遠計臣請言
之其事有五一日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
簡格令四曰省冗官五曰行公奉此五者實
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代還直史館備
起居注迂右正言扈瓘閔待制大中祥符中
改扈瓘閔直奉士迂右諫議大夫召入翰林
為奉士兼扈瓘閔奉士修國史彭年嘗謁王
旦曰辭不見翌日見向敏中曰彭年所

上文字示旦曰曠目不一覽謂敏中曰是不
過具建符瑞圖進取耳九年拜刑部侍郎參
知政事進兵部侍郎卒于位年五十七贈右
僕射謚曰文僖彭年在祥符間附王欽若丁
謂朝廷典禮无不參與凡儀制革刑名
之奉皆所詳練虽談笑間屬辭不廢當時制
度繼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擬以成就之時
政大小日有逸訪應答核辦一死疑滯
真宗通尤厚資性敏給博聞強記奉時

京師賜輔兵同奉出游自東華門五闕前已成一賦其後雖處通顯奉養无異貧約時所召奉唯市土籍幼而篤孝老而不倦左右給伎之人有祿年不知其姓名者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也少奉進士為池州推官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濮州翰林李士冬若水嘗荐其才遷著作左郎通判大名府遷江南轉運副使

真宗即位擢監察御史從兩浙轉運使民飢中正發官廩以賑之代還知并州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河北轉運使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代張詠在郡五載遵詠條教人用便之又知并州權知開封府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同知院事又改副使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仁宗為皇太子以尚書左丞兼省客仁宗即位遷兵部尚書中正御下謂喜為收中正力營救之謂既竄而中正亦降太子賓

客知鄆州徙曹州復禮部尚書丁母憂哀毀
而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曰康懿中正沉
厚以孝稱于鄉里事親敬衣服簡質而飲食
極于豐美弟中師
中師字祖全奉進士積官至殿中丞張知白
荐其才拜右正言丁謂敗坐兄累降太常博
士監宿州酒稅復通判應天府累擢右諫議
大夫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急
于深利稅及薪芻蔬果之屬中師奏蠲之廢

曆初任布守河陽教上書論事
仁宗收用之中師素見知于召夷簡謂中師
才不在布下遂並召為樞密副使以資政殿
學士知永興軍兼禮部侍郎徙陳州上書自
言老臣家曹州願守鄉郡以管休老之計
仁宗許之踰月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
七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曰安惠中師性柔易
家素饒射彘必通显自奉甚約仁宗數賜
飛白本及胸休于里中建御書閣御人榮之

周起字万卿淄州鄒平人也母曰吉夢而生起父異之謂其必大其門曰名之曰起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奔州召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

真宗康封還自太山羣臣多獻文章以頌德起独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于安逸而忽于兢業願陛下毋以告成為怠真宗嘉之起素患貢奉之弊因建議糊名以革之至今為著令迂樞密直奉士知開封府所制以

審廷死由事以真宗判南牙听事之所為繼照堂自是死敢居者仁宗初降誕起方奏事

真宗謂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真宗曰朕始生子即入柁中懷出金帛賜起出知河中府又知永興移于天雄軍以諫訖大夫知并州遂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為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內疾凡不悟丁謂用事遂去寇準而以起為党罷為

戶部侍郎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稍遷秘書監知杭州又知揚州謂
曰罷復禮部侍郎留守南京以疾請知潁州
自穎徙陳自陳徙汝卒年五十八贈禮部尚
書謚曰安惠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四

東都事畧卷四十五

列傳二十八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也奉進士知崇陽
縣又知浚儀縣稍遷太常博士為荆湖北路
轉運使入覲除虞部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
知銀臺封駁司張詠德為并州帥有小校犯
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
陛下方委求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
帥臣恐下陵上故自此始

太宗不從未几果有營卒脇訴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為言太宗乃改容勞之出知成都府時李順亂後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刈田里詠曰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後廣武卒劉玘諒作亂掠不妄破漢丹及永康平蜀州招安使上官止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奉爵謂將校曰尔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

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尔死所矣正惧由是遂取勝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曉至暮踏死行人既而乃倡為訛言者戮之于市即日帖然詠曰妖訛之具冷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声止訛之術在乎蔽斷不在乎厭勝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李而不不仕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遠者皆有李行為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礼敦勉就奉而三人者悉登科于

是蜀人李者知劾文風日振詠在蜀採訪民間事悉以其實嘗曰詢君子以君子詢小人以小人各就其党詢之則事无不審矣入拜給事中為御史中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遇步歎民私鬻鹽者輒寬之使獲安濟與其姊偕有訟家財者偕曰婦翁疾篤子欲三麥道士以言異日資產以什之三付子余七與偕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托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乎矣命以七給其子余三與

偕時皆服其明決知永興軍
真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
真宗遣使傳諭曰卿治蜀朕死西顧之憂向朝求知穎州
真宗乃命知昇州
率火災詠知民之不逞者為之懲以峻刑其患遂息
精工部尚書進禮部詠自金陵遣以腦瘍未見詠恨不以面陳所懷乃抗諭言近年虛國家藏帑竭生民之膏血以奉死用之上供乃賦臣下謂王欽若啟
主後

心之所為也詠不死死以謝天下韋三上出
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奈霖隱不任
詠既中第致仕犹显散遺親密四方求霖者
三十年不可得詠守陳一日霖來謁閤吏走
白詠責吏曰傅先生天下矣士吾尚不為
而交汝何人敢姓名乎霖咲曰别子一世尚
尔知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且問昔何
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尔詠曰詠
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

而詠卒年七十贈右僕射溢曰忠定詠則方
尚氣嘗有士人游官遠郡不能制其僕詠假
以出郊斷其首而还又有小吏忤詠械其以
吏恚曰吏罪不至斬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奈
擊劍好為人言喜事奇節嘗謂其友人曰張
詠幸生以時讀典文以自律不尔則為何人
耶故其言曰事君者廣不言貪勤不言苦忠
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詠
急不喜人拜有拜之者則速拜不已或偃坐

忽罵嘗自号乖崖公以為乖則速申崖不利
物云
馬亮字升明其先茂陵人也自祖韜徙居虜
州遂為合肥人奉進士久除外官亮有治劇
才
太宗初置提点刑獄官亮領亮福建治
獄察寃多所全活就除知福州蘓易簡荐其
才召還同提点三司久之出知饒州
豪白
民多持吏短長嘗殺人會赦乃原益橫甚亮
發其奸而誅之郡中肅然改殿中侍御史

真宗即位亮言
陛下初御政軍賜宜速而
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州郡逋負至
多赦去蚩為蠹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
布分恩澤也
國朝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
勢尊重疑隙易生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
步內寇河朔肅然請備好以忽邊民九四事
後皆施用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
積欠奏除者数百万使拜還三司磨勘司王
均反以為西樞運使賊平主將誅戮不已亮

赦免者千數乃械送誅誤者僅九十入至京
師知樞密院周莹次及誅之亮言助從者中
此特百之一二若不貸之恐益危恐昭朝廷
憂加直史館復遷部奏除廢井鹽逋二百余
万代還知潭州久之入為御史中丞請父祖
未葬者不許拆居以厚風教明年以兵部侍
郎知庐州徙江寧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年七十三贈右僕謚忠肅
薛映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也後徙

居于蜀父亢中仕孟氏為給事中遷朝為都
官節中映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綿州稍
遷殿中丞為監察御史知開封縣
太宗召對頌謂左右曰薛映矣士也除江南
轉運使遷直史館為京東河東轉運使遷禮
部郎中知制誥請郡知相州 真宗即位以
吏部員外郎復為京東轉運使遷禮部景德
初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映臨政敏銳庭无
留事居五年入知道進銀臺司

轉運使名拜右諫議大夫集議院李士知益
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劍遺之其后官
劍外者凡六人以為異策處事精審所至有
治迹入知通進銀慶司
真宗嘗言策有才用治蜀敏而壯決拜給事
中御史中丞以疾罷為工部侍郎卒年六十
有二

李及字幼几鄭州人也奉進士寇準荐其才
擢知興化軍通判曹州有趙諫者素交通

叔貴而持郡短長縱為奸利及既受命而諫
遠至京師求見及拒之乃慢罵而去曰
誣及嘗訕毀朝政会有上本發諫事者命轉
運使及察其狀及疏前後所為以開下御
下鞠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稍迁至戶部
副史出為淮南轉運使改知秦州諷者以及
謹厚非守邊之方也及至秦州之將吏亦
頗易之会有禁率白昼掣婦人釵金于市吏
執以問及方坐觀士名之使前略加詰問其

人服罪及丞會斬之復覩出如故于是將吏
皆驚服迂樞密直學士入判吏部余出知杭
州于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奉
使通抗及待之蒲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
枯大臣如反掌耳今步不加禮待之公豈不
求福独不畏甚為禍守及曰待之如是足矣
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問
郡以自處而居抗繁副之地耶僚佐老詩及
曰果然江使者之言可惧也及笑曰及老矣

誠以閒郡以自逸庸何傷既而德明亦不能
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
喜慰荐下吏而不道人之善品抗夙倍輕靡
未嘗事宴游一日微雪逸出郊中謂嘗會賓
朋為高會乃独造林通清談至暮而歸在杭
未嘗市物惟置白朮天一集而已徙知應天
府迂工部侍郎知鄆州又徙河南名拜御史
中丞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恭惠
臣稱曰治民之術責乎剛柔適中而已矣

剛則民威而不服柔則民肆而難制明足以制其肆而不起其怨柔足以收其怨而
不工于肆者自非回時乘理之君子其何
能以能之哉以諫之明決亮之開濟映之果
敢策之敏銳及之沉毅施于有政号为称
未取而皆以剛柔之中有益于治求諸漢世
其韓延壽戶翁歸之流近之矣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五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六
列傳二十九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也應九經庭試曰
召至外殿講師比二卦又取其群經發題
太宗嘉其精博擢上第授大理評事知秦州
鹽城監召為國子監丞專講奉之任出知儀
州代還為諸王府侍講 真宗即位遷司勳
節中知審刑院改右諫議大夫國子祭酒
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奉士首以昺 詔令

其杜鎬孫與等校定周礼仪注公羊穀梁春秋論語尔雅义疏初置講論之職即于便坐令曷講左氏春秋曷侍

真宗嘗講說孝經礼記者二論語者十出十三易二詩左氏各一擬傳疏敷引之多及時事為喻真宗甚嘉獎之迁工部侍郎兼祭酒四年以疾拜工部尚書知曹真宗東封拜礼部尚書曷曉播殖尤悉民事真宗每兩雪不時憂形于已曷曰進來報步占三卷

皆田父步月于畝畝間揣占乃兩澤豐凶之兆死不稽驗又言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瘕必步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為甚也真宗然之真宗晚年多召于禁寢後容延对忽一日見曷衰甚即掩袂然曰官即旧臣渝謝殆尽存者唯卿尔曷既病将易簣真宗臨問曷拖紳整巾歷叙遭遇真宗為之流涕卒年七十九真宗臨其喪器之旧制

非宗室將相死省疾臨喪者蓋亦禮也贈左
僕射
杜鎬字文固常州无錫人也少初奉將試有
鼠啣孝經疏置榻前鎬怪之取以熟誦果賦
及試題出其中遂与選鎬既博學又有記問
先為法官有毀其文之蜚象為近親所訟疑
不能決鎬曰僧道毀佛老象此可比也兄從
之卑服其審南唐時奉以經為集表校理江
南平授千乘簿改国子監丞崇文院檢討將

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問鎬曰當祭而日
食猶廢祭况彗見如此乎普言于
太祖而罷其礼翌日迁佐作郎累迁虞部員
外郎太宗問西漢賜予多用黃金而近錢
不能何也鎬曰當漢時佛事未興故金甚賤
太宗以為然真宗即位有司奉故事上已
金明北習戰水真宗以
太宗忌月問鎬按唐憲宗朝奏設礼有忌
日死忌月遂從之景德初置危園闕待制首

以鎬為之。真宗幸汝淵凱旋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馳騎問鎬。對曰：武王載不主伐紂前歌後舞，可擬也。王欽若勸真宗為祥瑞以鎮服四夷。真宗疑焉，因問鎬何出。鎬出，果何事。鎬對曰：此聖人以禪敢教設耳。真宗意遂決。譙者謂祥瑞事啟自欽若而成于鎬云。真宗此時古器異本必詢之，皆能窮其本末，令人簡閱以其事在某本几紙几行，未嘗少忘。鎬虽

春秋高四鼓起，誦春遲，以已教卷日以為常久之除。有因問直學士積官至禮部侍郎。卒年七十六。子澁孫杞。

杞字偉長，以鎬廕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允，知進陽縣。在死，租萬計。周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多買多方，養之相上。本立保伍以相伺，發由是稍絕其弊。性豪邁，遇事敢為。稍遷支度都判官、虞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酋豪，發信吏希

范環州人也嘗奔進士應幕計安化計文目
求隸用事知宜州馮伸已言其妄遂奔全州
編管既而巡徇與其數百余人親率兵殺伸
已以叛乃殺一建拔掃祭天神推蒙趕為帝
而自為神武帝國令公破懷州以攻挂管朝
廷授杞員外郎直集賢院為廣西路轉運安
撫使杞至宜州泊州人吳香及獄囚區世宏
往說其酋豪杞乘其怠而擊之攻破白崖等
砦及其五峒斬首千余級復環州焚其山林

積聚蒙趕等大恐降香出降獨希范走荔枝
峒杞曰蠻夷險阻如而吾兵暑難久
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當務一厚利以招
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
數叛也合吾兵雖幸勝然蠻特叛而來矣豈
真降者耶若蹈以利後必復勳乃給牛酒為
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一六百余人後三百
兵破荔枝峒擒希范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
諸溪峒于是御史梅摯言杞殺降一

仁宗置而不問徙兩浙路轉運使明年徙河
北頃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蕃酋孟香率
千余由附夏人以兵索香固劫边户掠馬
牛有詔責杞還之杞言彼建誓奉兵香不
可反回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香亦不可得
既而兵亦解去未几杞卒杞博覽強記通陰
陽術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卒矣卒如其
言

晁迥字間遠涇州清豐人也自其父儉始徙
家彭門迥少從李于王禹偁奉進士為大理
評事稍遷大常丞

真宗在東宮謝德揚斫稱其孝行及即位宰
相呂端李沆又荐之擢大正言直史館呂蒙
正奉直矣良方正科以迥方為諫官乃報罷
召試翰林遷右司諫擢知制誥雍王元份苗
守京師除右諫議大夫為判官遷翰林李
士同修國史進丞昔時朝廷方修禮文之
事每下詔多出迥手請解禁挾以為工部尚

本集矣院李士判京西苗守御史臺遷禮部
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召燕太清樓
仁宗寃遇甚渥其子宗懿知制誥亦每人以
為榮進太子少傅召對延和殿仁宗問洪
範苗暘之應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
警陛下願陛下修飾王事以當天心庶
几轉亂而為祥也迥感疾絕人事屏醫第具
冠服而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日文元
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史傳致

精意為一家之說性亦易純固服道甚篤歷
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

真宗稱迥為好孝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
命死過褒而內代言之早生不喜術數之說
而術者嘗以三命語之迥曰自然之今天命
也乐天不憂天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
逆討未然乎所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
十五卷其它著連父教子卷子宗懿
宗懿字世長以父任為秘書郎獻所為文章

召試舍人院除枝勘累迁初部員外郎知制誥入翰林為李士兼扈圖閣李士知開封府康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床及金器賜喃厮囉宗懋言告仲牀于奚辭也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謀侯之馬飾圣人以為不可輕與陪臣乘輿之器可賜外臣乎心欲優其禮加賜金帛可也慶曆二年以疾免除資政殿李士給事中未几而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

書 出謚曰文莊宗懋性敦厚事父母至孝篤于故旧凡在于思皆其族人當制甚慳人望有文集四十卷

孫與字宗古博平人也幼好李徙居鄆之項城奔五經及第為莒縣簿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 太宗幸國子監與講尚書說命太宗甚悅 真宗即位為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義除扈圖待制與以經術進未嘗阿附取悅 真宗嘗取天書以問與曰臣愚所

閔天何言哉豈有去也
真宗知其忠每容之
真宗命向敏中諭與
令陳 朝廷乃失與上納諫直徑徭蒞歛回
事 真宗頗施用其言及時祀汾陰與乃上
疏曰夫汾陰后土事不經凡昔漢武帝將行
封禪大祀收獲 其事故先封中岳祀汾陰
始巡幸郡將侵尋于莽山今

陛下既已東封亟設西幸臣竊以為不可又
周禮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于南北郊漢

初承秦惟止五時以祀天后土无祀故武帝
立相于汾陰月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從汾
陰后土于地即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
下乃收捨北郊而祀汾陰乎唐以河東為王
業所起之地故昭皇寺河東回祀后土本
朝事異也此年以乘水旱相從
陛下宜省身修德以答天譴豈相信奸回遠
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徒事簫鼓之盤游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 誠民而後致力於

神今水旱作沴飢饉荐臻乃歎勞民事神其
享之乎臣觀陛下天縱欽明神資
頌功而已此虛名也陛下天縱欽明神資
特哲固當追踪王皇豈可效此虛名乎而议
者不过引開元事故以為盛利乃歎導倡
陛下而為之臣愚意所不取願少賜清問
卑其說

真宗遣回待諭以若復有陳具奏與天上疏

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
之中曰于調發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振之
盜必興黃巢出自凶步陳勝起于徭戍隋煬
帝勤遠畧而唐由是開基少帝昧边防而
耶律德光以之謀夏今

陛下俯從奸佞遠弃京師罔念民疲不慮邊
患涉仍步荐飢之地傍連經久廢之祠又安
知飢民之中死黃巢之劇賊乎徒之內死
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死英雄之窺伺乎

寰區之間无夷狄之觀釁乎
陛下方利土后駐蹕河中若虜猖狂忽及法
淵陛下將何以待之臣竊見奸臣以先
帝寅畏天灾詔停封禪故贊陛下力行
東封以為繼成先志也先帝次凡平函朔
而取繼迁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未嘗獻
一謀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
乃卑伺重弊求和于契丹廢國糜爵姑息以
保吉謂主辱臣死為陛下言以誣下周上

為已任而陛下信其說言輕勞
陛下以神宗艰难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
臣所以長蘓而痛哭也是時群臣爭言祥瑞
與又言上疏曰五載巡狩虞出常典觀民設
教义易胡文何須紫氣黃云始能封岳嘉禾
異艸然後省方今乃野鵬山鹿並移奏簡枚
年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天不可欺
將以愚下民則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
世不可惑疏入不報令將幸亳州祠太清

官輿又上疏曰臣觀陛下多效明皇所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而
祔敗足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
而不諫豈非奸佞乎方今外議藉藉以陛下
下將幸亳州臣願陛下鑒明皇之祔敗不
袞危亂之迹豈特天下之幸實六社稷之福
也真宗為著解疑論以示群臣輿以父老
求典郡出知密州居二年迂糾察在京刑獄
時五天慶先天降聖節而天下設齋醮輿又

請裁省浮用不報出知河陽又朱旆獻乾祐
天去輿復上疏曰昔漢文成將軍以帛去飯
牛揚言牛腹中有竒書殺視乃去天子識其
手迹斬之後有五利將軍妄自言多方不仇
坐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林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乃僉
用一日發其奸誅于鄭州至今身誦謂之英
斷唐明皇乃灵宝符上請護國徑室券等皆
上鎮田同秀等所謂明皇不能顯誅于邪說

曲奉鬼神道崇妖妄今日見老子闕上明日見老子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瑞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奉正經民心用离後不復振暨祿山作乱輔国劫迁者子字肯禦兵宝符安能排难身危名辱為千古所笑今朱能為頗頻王鉞等臣願陛下遂思漢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名討燕上灾討審又生討乱不作享万世无疆之休為給事中以父年冒乞待養乃知兗州名

还為翰林侍讀李士父喪去官詔起復燕尤固闕李士每講論上前世礼君亡国之際志在規詎必及復言之嘗益死逸罔以進請設便坐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幕七補時饗飲福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庵徹令色拜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位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死三献宗庙不備武與皆援古奏正之又以為六天者名有六其实一帝冬至請罷祀上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

吳天上帝事下有司訟不同而止以老請致仕復知兗州拜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從正寢屏侍妻曰死合我死嬾人之手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謚曰宣與性方重事親至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損嘗刑五經切于治道者為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記錄樂記因五經節解五服法度子瑜官至天章閣待制

馮元字道宗三世仕嶺自為日官劉鋹入朝

為保童正元少好拳崔順正孫與授以五經大義奉進士為江陰射會詔擇明經穎李官自陳通五經謝泌領銓筮詰之曰古者治一經或之皓首子能盡通之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泌喜其對曰問以疑又隨輒办折遂以為國子監直講真宗召元講易泰卦恥曰推君道至尊臣道至卑而能上下交感所以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也真宗悅除直亮國子監官名蓋始此也

仁宗為皇太子擢右諭德及即位遷扈闕
直李士無侍講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必宿
儒典領元孫與並命與議大服未几為扈
闕闕李士修三朝正史遂入翰林為李士
護葬

章懿皇后于洪福院及葬永定陵發壙中有
水罍知揚州宰相王曾為言文官旧臣不
宜以細故弃外即名為翰林李士侍讀遷戶
部侍郎卒年六十三贈戶部尚書謚曰章靖

天性簡重非慶弔未嘗通謁公卿執親喪自
招至祥練皆按礼受服多識古今臺閣品
式之事所李長于易嘗愚失儒多失揚雄太
古之旨独唐王珪法為稍進絳文一篇歎曰
王說稍止之然亦不能就也

臣称曰邢昺杜鎬晁迥孫奭馮元皆敦儒
碩德潢徑溢道發以古訓使人主問李之
益融光显著宅天下而被四海者皆其輔
成之效也鎬对上一言遂戒祥瑞之事然

鎬非求悅者也特思之有矣至尔與劭正
挺持忠剴切矣矣哉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六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七

列傳三十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也生之及其祖文
逸夢一羽衣自稱懷玉山人奄而億生有毛
被其体其長盈尺踰月始墮母口授以書隨
即成誦六歲奉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
童子名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歎
異以為秘書省正字其制曰汝方在髫齡不
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

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
依烏徽之問每語歎其夸問駭博曰吳吾門
在汝矣淳化中命讀本秘閣遷光祿寺丞
太宗觀華後苑召命賦詩明年苑中曲宴億
復以詩獻太宗詰有司不時召對曰非貼
職不與即以億直集英院

真宗即位拜右正言修太宗實錄凡八十
篇而億獨成五十六卷出知處州召還拜右
司諫知制誥咸平中詔近臣議靈州棄守

億上疏曰臣聞漢武帝北築朔方郡平津侯
諫以為罷散中國以奉死用之地願罷之賈
捐之建議矣朱厓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
罷中多之說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夫靈武之
地自繼遷叛命橫行沙漠諸將出師累年未
嘗出一兵馳一騎散兵虜角此靈武之存死
益明甚平津所言罷散中國以奉死用之地
迺今日謂也臣願
陛下如元帝之弃朱臣而弃靈武以息民力

以省餽運臣竊見太祖俞姚內斌領廢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
所統之兵裁五六千而已閩外之事一以付
之軍市之租不從中取用能士卒效命羌夷
畏威朝廷无旰食之疆場无羽書之警臣
欣望陛下選用二三驍將付以精兵一二
万人以救縣租稅給其用度分今守邊郡剛
繼迂可計日成擒矣景德初同王欽若修冊
府元龜大中祥符初為翰林李士嘗以疾在

告真宗遣使挾太医療之億表謝
真宗批紙尾賜詩有副予前席符名妄之句
其頌遇如此億于歷代典章制度尤為該洽
經傳子史百家之學同不通貫為文敏贍千
百教言不加点窠对客談咲揮毫无滯論治
道談世務必稽古驗今究切利病厚領义秉
若教誘進後李系道人善矣士大夫翕然宗
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明以此取疾于人
而人多譏毀之者億嘗草答契丹書云鄰壤

友厭 真宗日法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億
巡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李士草制有所
改為不稱戰亟求罷

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及
章猷后之立也 真宗收內億草制使丁謂
翰旨億難之謂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
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陳彭年草
制億既頒忤 旨而王欽若陳彭年深所譖
毀億嘗入直夜召見禁中命坐賜茶從容頌

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出點
乎皆朕自起草未嘗令臣下代作也億皇恐
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讒言以行矣
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毋往視之會毋病億不
候報而行讒者以為慢 朝廷億素体羸至
是以病間乃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進秘本
監起知汝州會加 玉皇全号召為室冊參
評儀制副使天禧二年遷工部侍郎知貢奉
坐譴降秘本監毋喪 詔起復為翰林李士

億嘗代寇準草奏請 皇太子觀政斥丁謂
普奸邪事準既逐億亦憂畏而卒年四十七
景祐元年樞密使王晦升上其事 仁宗喜
歎 詔贈禮部尚書謚曰天 有司奉故事
非嘗任二府及事東宮四品死贈官 仁宗
曰億為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司拘太常典
乎億晚年頗苗意釋典有文集一百九十四
卷又別有西崑訓倡 集又手錄時又所作
為儒苑時文錄教十篇 真宗嘗謂王旦曰

億辭李元比後李皆師莫之文章有貞元
和風格自億始也且曰後李皆師慕億唯李
宗諤久與之遊修不乃其鱗甲謂其休弱不
經宗典云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也奉進士為館陶尉入
為祕閣校理契丹內寇 真宗北巡以筠為
大名府觀察判官與修冊府元龜出成轉左
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召試中書遷左司諫
知制誥直史館修撰出知鄧州徙陳州入為

翰林李士初筠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而謂
復苗侁筠草制筠不奉詔謂拜相時
真宗久疾謂寢杖筠請補外遂以右諫議
大夫知庐州

仁宗即位復召為翰林李士御史中丞已而
教以疾辭進樞密直李士知潁州召還復為
翰林李士丞旨同修國史兼左閣學李士出
知庐州卒年六十一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
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刘三人禁林

三典貢奉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也性
不苟合于時監事以達而所治尚簡嚴云

臣稱曰文章之難莫難于復古億與筠皆
以文名于世然去古既遠時尚駢儷雖詞
華之妙足以暢帝謨而議論之粹亦足以
謀王体至于屬辭比事用各有當虽云工
矣而簡嚴與重之体温厚深淳之氣終有
愧于古焉夫欲維持斯文使一變而復古
必得命世之大才而後可也

戚綸字仲言，益天府靈丘人也。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閱從邑人楊懿，受徑懿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曰：「托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且思見混，遂以同文為名，懿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聚徒講，李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六，至千教尚信。又喜周人急，所身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自使至郡，多所訓倡。及卒，徽之與其門

人，謚曰堅素先生。益天府民有曹誠者，即同文。旧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余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益天府本院。去同文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篤于古，李喜談名教，奉進士為荊州簿。徙知太和縣，同文卒，詔令起復。太和民險悍，好具訟，綸為諭民詩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坐鞠獄，失實免。久之，知永嘉縣，有惠政。真宗即位，楊徽之荐其文，李純謹除秘閣校

理宗真宗初置左閣待制首以任綸累遷
兵部員外郎掌吏部選事方是時祥文荐降
歌誦日異論恐流俗記 朝廷嘉瑞事詐為
神震木石之異幻惑愚中如少君乘大者上
疏極諫

真宗嘉納之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擢樞密
直學士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李補惡其侈
潔相與撻撻徙知揚州又徙徐州遷左諫議
大夫代還復知青州改鄆州復為勸農使王

遵誨所誣奏謂其嘗汕 朝廷左遷岳州園
鍊副使改保靖軍節度副使又改太常少卿
分司南京卒年六十八
梁顥字太素鄆州項城人也從王禹偁為李
禹偁頗器之奉進士 太宗召升殿擢冠甲
科為大名府觀察推官遷右拾遺直史館始
趙昌言在大名顥在幕府昌言入為樞密副
使坐翟為周事罷顥亦貶號州司戶參軍起
知魚臺縣召還復直史館為開封府推官累

迂左司諫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張真宗幸
大名訪群臣邊事顯上疏曰陛下命將出師乘秋備塞大將傅潛奉
詔握重兵逗撓无謀迂延玩寇守陴關壘巽
懦以自全銳卒精兵屆東而不用以至胡馬
南牧蹂踐河朔此以賊遺陛下者也陛下
下赦而不誅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斥而不戮
則何以挾用兵之畧耶臣愚望陛下
陛下于邊將中擇有勇武謀畧取十人付

騎兵五千器甲全備輕齎糧糗逐水而居于
边上往復防禦不以入郡邑亦不以一處相
聚遇有虜寇隨時掩殺仍令烽堠相望交相
救應緣邊州郡守郡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
遊騎近城掩殺虜寇即城內量出甲兵援救
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免坐觀于勝負扞
邊者不苛依郡郭可行備于寇攘虽非良策
且殊膠柱也時論遠之除知制誥迂右諫議
大夫拜翰林李士知開封府卒年四十二顯

夙資粹美強力少疾門雍睦與人交久而
无改士大夫多之子固擢第一為直史館早
卒固弟遠相仁宗自有傳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也幼嗜李兵丁謂
奔名王禹偁尤所題獎以為自韓唐柳後三
百年有孫丁也時人謂之孫丁卒進士開封
礼部殿試俱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召
入直史館遷祕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
言改右司諫唐制郊祀行廢止進勳階五代

賜赦例迂官秩宋兵因之未暇言也何每
起居即耿望言其非制

真宗嘉納遂定三年唐勘進秩之法郊礼止
加散官勳爵真宗教訪以边事何請擇將
帥于文武之內參用謀臣凡奏边防則宜陞
見庭問以防壅閼緣边州縣有合救援處則
暫以軍令听其便宜今虜騎充斥粮運則宜
輕費疾駟凡此皆当今之急務也時傅潛匿
撓无功何又請斬潛以徇尋出為京東西浙

轉運使何生急頗事苛察日有播楚州縣吏
患之乃求石碑字磨滅者然本揭之館官何
至則誦其碑亦識字文以爪搔髮垢而臭之
往之至暮不復省錫文案又中屬罹尤罰者
甚中故從者依憑其威妄為寒暑所至騷然
不起居舍人景德初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有
文集四十卷弟僊

僊字隣几与何俱有名于時几弟皆以進士
冠天下士夸者榮之初為舒州推官復奉美

良方正科策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直集賢
院景德初拜太子中允為開封府判官擢右
正言知制誥會永興擇守宰相以僊為諳練
民政乃命之然僊紀厚長者治郡非所長也
時真宗作玉清昭應宮僊嘗游驪山作詩
引用陳勝祿山事以諷為諛者所構進其詩
于真宗真宗曰僊小器也以何足夸遂弃
山之語真宗曰僊小器也以何足夸遂弃
不諫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復聞入以為幸

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開封府出知
河中遷給事中卒年四十九性端懿中五
元兢篤于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云有文集
五十卷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七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八

列傳三十一

曾致堯字正室撫州南豐人也奉進士稱遷
校書兼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
州介旧思以進致堯救其罪太宗曰是敢
治魏廣不畏也徙知壽州再遷主客員外郎
為三月監鈇判官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
來歸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遂遣
繼捧獨招之至則誘其兆以陰合卒磧因而

因之自陝以西既若兵矣。真宗相即位次以恩德來之許遠其地使听約束致堯以謂繼迂。不可予繼迂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真宗知其才歎以為知制誥名試矣而宰相李沆不可乃出為京西轉運使徙知壽州西鄙兵久不解合張齊為徑畧使以致堯為制官仍遷秩賜以金紫致堯曰抗疏自陳願不受章後之賜。詔御史鞠其罪斥為黃州

圖練副使知夾泉練揚鄂立州坐知揚州日設添月奉。監以江寧府酒稅卒年六十六致堯性剛卒喜言事前後奏上章疏詞多激訐好纂錄所著有仙亮羽翼三十卷廣牛台志十八卷清邊前要西陰要記十卷為臣要記十五卷孫肇布肇宰相自有傳。鞏字子固生而警敏年十二能文及冠游太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奉進士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入編修史錄本

籍迂館閣集矣校理為
英宗實錄檢討官通判趙州歷知齊襄洪福
明度滄州進取危園閣為治尚威嚴其徙滄
州也過嗣 神宗召見勞問甚寃遂留判三
班院鞏上疏諷資曰 宗與承五代之弊
六圣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
余且以景德皇祐治平 之景德戶七百三
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并一千九萬墾
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七十
萬墾田四百三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
一億以上歲費亦一億万以上景德官一萬
余員皇祐二万余員治平并取幕官州縣官
三千三百余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却費六
百萬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
二者校之官中一倍于景德校之費亦一倍
于景德官之數不用如此則皇祐治平官之
門多于景德也校之費不同如此則皇祐治
平用財之端多于景德也誠 詔有司案尋

載籍而請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周不
改而知節之費用財之多端可改而知然後
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
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校
之費皆同 景德二者蓋半矣則又以數而
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田而浮于今者有約
于今而浮于古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
自而推之其約者少汰其所以約之由而後
之如是而力行以步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

省者行之一則步有余財一萬三則致不已
至于所省者行之三則步有余財三萬以
三十年通計之當有余財 萬億可以為十
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 有 此也古者
言九年之蓄計每步之人存什之三耳蓋何
而蓄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其數不
能尽同然要其致必不遠也前世于 敵之
而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金盛之世用財
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

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
而知也伏惟

陛下靜質待天性自然乘輿服器尚方
所遺未嘗用一奇巧娛瑞日右掖庭之間位
号多間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慶開元
夏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于
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
已而再三諷曰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罪三
班業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

班立都知行首領之人右殿前承旨班院別
立行首領之端拱已後分東而供奉又置左
右侍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之稱
亦不改三班吏員止于三百或不加之至天
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總一
萬六千六百九十宗室又九百七十蓋景德
員數已十倍于一而以今攷之殆三倍于景
德畧以三年出入之籍校之熙寧八年入籍
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年

六百九十而死三退危出籍者步不過二百
人或不及之則是步；有增未見其止也臣
又略攷其入官之數 于別記以閱 議其所
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 陛下
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
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者此惟 陛下
試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步入億萬而所
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省當有十五年之蓄
則用天下之 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

而不得自為而不成也哉
神宗頗素重之久之手詔中出曰五朝史事
宜付曾鞏遂以為史館修撰試中出舍人遭
母卒年六十五鞏少孤奉母孝鞠養群弟妹
其有 官豐婚妹一出鞏以平生嗜出家藏
至二万余卷又集古今文刻為金石錄五百
余卷有文集旧元豐之子五十卷外集十卷
所為文章開闕馳贈必用 弟然言近指遠
愛其文 出于仁義初與王安石友善安石

稱其文辭以譬水之江漢星之斗文書世所
神宗以問鞏鄧 王安石最安石何如人鞏
曰安石文孝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
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鞏曰臣謂吝
者安石勇于有為而止于改過耳神宗領
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為人亦不如
政事 不如文章鞏以此不大用云
鞏字子開奉進士調黃巖簿稍遷國史院編
修官進吏部郎中又遷右司郎中元祐初擢

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實錄院修撰
太皇太后受冊遵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御
文德殿鞏言天聖二年兩制定設 太皇太后
受冊于崇政殿 仁宗特詔有司改文德殿
蓋人主一時之制今皇帝述 仁宗故事以
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
太皇太后當于此時特下 詔揚皇帝孝
敬之誠而同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設止
于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德憲矣

太皇太后之德愈尊而詛俱不美
詔如其言蔡確謫新州中書舍人彭汝礪草
制不奉詔而諫官言汝礪實肇使之時肇
已除給事中固辭請外以室文閣待制知穎
州徙陳州又徙應天府入為吏部侍郎論南
郊既去皇地祇位而議者欲夏上遺家宰相
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于事天則躬行
事地則遺官非王者父天母地之又又議以
堂配來請復詔王帝身昊天上帝並配徙刑

部侍郎出知徐州數月徙江寧府紹全初知
瀛州時元祐士大夫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
史官范祖禹等以實報訛訕為罪而肇以嘗
身修降集矣院修撰知滁州步出知泰州又
徙海州既中書舍人上疏言治道在廣言
徽宗即位為中書舍人上疏言治道在廣言
踏以言獎人或畏偏以言罪人及將鉗口
去矣會日食以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
徽宗命肇草詔下授次者日千百人元祐

士大夫再以此赦息甄叙或復旧職典方面肇
奏生者蒙恩矣死者大被圣泽也請如寇準
曹利用故事檢今臣僚貶死未經叙復者還
其所奪官職遷翰林李士兼侍讀諫官陳瓘
以言東朝再改被謫肇即上書以為瓘昨者
所論臣虽不知其詳以無詔旨觀之瓘言虽
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
之事披腹心无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以天地之量蔡瓘之忠特下手詔而

苗之則兩誰
召矣凡布拜相以親嫌除
瓘闕李士提奉中太一官出知陳州歷太原
府南京揚州定州元祐士大夫再被降点肇
請身俱貶言者繼之遂下戰誦知和州徙知
岳州取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移台州卒
年六十二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也奉進士為利豐
監判官知仁和縣咸平三年再考進士于崇
政殿真宗還殿庠中一見詢偉然以為奇

名試中出直集矣院是時契丹寇河北李
繼迁自攻靈州

真宗銳于為治詢上書請以朔方受藩羅支
使自攻取見謂以蠻夷攻蠻夷 真宗然其
言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自請行 真宗惜之
不效使淄兵開詢曰 活墨州而能 兵何
惜一梅詢 真宗壯其言曰遣使羅天未至
靈州沒于賊名遂為三司戶部判官于是屬
言西邊事 真宗甚器其材歎以知制誥宰

相李沆以其 競不可乃已其後繼迁宰為
潘羅文所同而 朝廷以而鎮授德以
頓首謝罪淫西平 真宗亦幸澶淵盟契丹
而河北之兵以解天下死事矣論既見疎不
用流落于外几十年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
杭州嘗知蘇濠鄆楚壽陝六州又為兩浙荆
湖陝西轉運使坐事貶池州至天聖六年復
直集矣院改直招文閣知荆南府還為左閣
閣待制以左閣閣直李士知并州進樞密直

李士迓左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敗翰
林侍讀李士為群政使迓給事中出知許州
卒年七十八詢來有才而好名喜進既老人
病足嘗抚其足言之曰是士有鬼不令我至
兩府有女也有所愛馬亦嘗抚其鞍曰我固
命尊矣汝豈死乎被絛鞞耶閔者笑之堯臣
詢後子也以詩知名見文藝傳
臣稱曰曾致堯梅詢有應用之才而德弗
稱真宗雅器之而李沆以為浮薄抑而不

進真宰用心要當如是哉輩與肇以文章
被用為時儒宗李者仰之布蚩相蓋可取
云

錢昆字裕之吳越國王倬之子也隨侏侏朝
諸從子皆擢官獨昆與其弟易願從科李遂
登進士第累遷至三司度支判官
知庐濠泉毫梓壽許七州為治尚寬簡官至
右諫議大夫以祕本監致仕卒年七十六昆
善為詩賦又喜草隸有文集十卷弟易

易字希白年十七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
就言者以其怪促而斥之太宗語蘊易簡
曰朕恨不每李白同時易簡曰有尔易者李
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当用唐故事召至
禁中会起劍南不果用復奉進士甲科為
光祿寺丞通判蘄州上疏曰國之所重莫先
乎刑不可不本于法不本于法則贖刑
暴下死所措手足矣古之肉刑者劓墨
刑皆非死刑而尚以為虐而絕之近代以來

非法之刑斷截手足鉤背露筋動見白骨而
口眼猶動今落而呻痛未息而誦死刑

可臣愚以為非法也刑所以助

也惟陛下除之又奉矣良方正耕矣茅

四等除秘丞丞通判州真宗封太山獻

殊祥錄遷太常博士直集英院真宗祀汾

陰易從車駕所通國經摺七部員外郎坐

事監穎州商稅歲中知開封縣真宗幸亳

州陵修所通國經遂擢知制誥遷翰林李士

卒年五十九易俊逸過人為人數千百言頃
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雲操錄一百卷同志十卷子彥遠明道
彥遠字子高以父任為太廟齋郎大理寺丞
復奉進士文奉去良方正策人等曲太常博
士授同部員外郎彥遠曰之上疏曰陛下
下即位以來內无声色之娛外无畋游之樂
而前步地震今步大旱人心嗷天其戒者
以為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

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示以告陛下苟能
天之戒則宗廟社稷還也古者夷狄言
衣服中國不同其來也不過駮老弱掠
富產而已今契丹拋山銀諸鎮元昊監靈武
寧夏衣冠衣服子女玉帛莫不如之往可元
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駭然納款賜命則
披邊長吏不復銓隣高冠大袍恥言契丹
契丹長以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又湖
廣蠻獠劫掠生民朝發督歛軍損百出

于今未閱尺寸之效惟昔每車或曰
陛下忘此三者之患講長久之計以
則天下幸甚迂还居舍人真
十七子德

明廷字子飛奉美良方正有子三人皆草制
行世以為盛由殿中丞除太常博士通判
州召為右正言直集英院明逸言事希執中
章以象之意以
府衍范仲濂富弼由是三
人者俱罷政事遂為時論罪之進右司諫同

修起居注迂知制誥翰林李士知開封府坐
尹虫帥无威望又考獄囚凍
李士知蔡知揚青節曹囚州加端明殿李士
知秦州召还径筵為翰林李士御史言其文
詞不足以備職禁林罷寿端明殿李士兼
圖閣李士復翰林侍讀李士知天兵軍代还
卒年五十七贈礼部尚書謚曰修懿
懿字文穆
以從父明逸任試將作監主簿
稍迁国子博士奉美良方正科名試秘閣不

中除知尉氏縣元豐中為左司郎中遷中書舍人元祐初知開封府遷給事中復以龍圖閣待制知監榷府以出別西遷就周空出知越州遷瀛州明年江淮荆南路發運使召為工部侍郎出知青州未至召為戶部尚書八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總治死師有名器至初拜翰林學士兼侍講却罷為士丞以臺諫彈奏丐罷混當毗卷有群邪其攻人語于是臺諫以總為欺誕遂罷知池尉卒年三十四後入元祚籍云

藻字醇老吳越王膠五世孫也奉進士又中制科為人清謹寡過居守繩墨為治簡靜五朝旣矯之節亦不為雷同處勢利沒如也久稱其長者英宗時為祕書校理上書讀太后道改通判秀州神宗時稍遷直舍人院同修起居臣擢知制誥直學士院降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遷翰林侍講學士卒年六十一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八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九

列傳三十二

王欽若字宗國臨江軍新喻人也祖郁嘗官
 岳州界黃鶴樓漢陽人望樓上若有仙景一
 夕欽若生父仲華欽若少孤郁愛之郁後為
 豫州判官嘗曰吾之後必有與者其在吾孫
 乎欽若奉進士甲科為亳州防禦推官遷太
 常丞理文憑有司奏蠲軋德至咸平通負千
 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召試奉士

院真宗覽其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于
吏事兼富于文辭遂以右正言知制誥遷翰
林李士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景德初契
丹入寇欽若清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
天雄軍還朝罷改事特置資政殿李士以
寃之既久又加大李士三年遷尚書左丞知
密院事真宗既與契丹和寇準之功也
契丹受盟而凶準每有自多之色虽真宗
亦以自侈也欽若深惡之一日從容言于

真宗曰泫淵之役準以
陛下為投瓊與芻博爾錢翰將尽出之謂
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且城下之盟
古人羞之而陛下以為功乎真宗愀然
為之奈何欽若知真宗厭兵即謬曰陛
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取真宗曰河朔生
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
若曰惟有封禪太山可以填服四海填示夷
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

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曰前代蓋
有人力為之也 真宗久之乃可然王旦方
為相 真宗曰王旦曰死不可乎欽若曰臣
所以聖意諭且宜死不可欽若乘間為旦言
之旦龜勉而後然 真宗意猶未決也它日
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儒 真宗驟問之
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也鎬曰此
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遠矣 真宗意合
真宗遂意決于是天書降于左丞天闕之上

大中祥符初太山父老請封禪遂為徑度制
置使兼判兗州又為天書儀仗副使天書再
降太山欽若以問 真宗謂輔臣曰朕于五
月十七日夜夢神人來言當賜天書于太山
祕不敢言今果與夢協出欽若所上天書再
降祥瑞圖以示百僚欽若又言岳下而夢
神人願增建廟亭

真宗從之封禪禮成迂禮部尚書祀汾陰復
為天書儀仗副使迂吏部尚書明年為樞密

使同平章事初真宗議立皇后參知政事
趙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
于相門真宗雖不斥亦不罪也它日與欽
若論方今大臣之長者欽若收排安仁乃奮
之曰趙安仁長者也安仁昔為故相沈倫所
知至今不忘旧德常欲報之真宗默然始
有斥安仁之意矣安仁既罷王旦欲引所善
季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欽若唯季宗
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甚

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旦所賜之物
凡三千緡欽若曰密奏宗諤負王旦私亦不
能償且引欽宗諤參知政事以賜物以償已
非為國計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問真宗
不許欽若曰荐丁謂又遂參知政事欽若亦
謂及劉承規陳彭年林持交通踪跡詭異時
以五鬼目之七年為同天王使馬知節
與欽若同在樞府知節惡其為人不相下曰
詆其短爭于上前由是罷樞密使八年復為

樞密使同平章事天禧六年上王皇尊号
迁右僕射尋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初真宗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逆
陛下恩礼已隆且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
宗朝未嘗使南人當国虽古称五美无方然
必矣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
公議也及旦罷真宗始相欽若三年人有
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自劾乞下御史
臺覆實真宗不悅曰国家設御史臺曰改

為人辨虚实耳欽若皇恐曰求出藩會商州
柄乃道士誑文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
甲神而欽若贈之詩故罷為太子太保尋判
杭州踰年復資政殿大學士資善堂侍講進
司空既而除出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河南府以疾不俟辨赴闕降司農卿分司南
京仁宗即位復秘本監改太常卿知濠州
迁刑部尚書知仁字府天圣元年復拜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進司徒

封冀國公薨于位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穆
欽若嘗言少時過國由夜視天文有紫微字
又嘗于蜀 城道中有通刺字未暇視而每
之相見告欽若曰異日位宰相既去視刺字
乃唐相裴度也自此遂喜神異事且撰之以
紀之 朝廷有所興作必委曲迁就以合上
意 真宗作喜雪詩誤用旁韻王旦次白
真宗欽若曰天子詩可 以禮部格耶旦遂
止欽若退 密以問凡曰 真宗謂輔臣曰

前日所賜詩 欽若凡為中 所笑與楊億等
同撰冊府元龜有褒詔則具表謝譴問則戒
史云第言億害故馬知節自斥其奸罔 仁
宗亦謂王旦曰欽若所為真奸邪也五子皆
天以從子寅亮為後欽若平日撰述有天書
再降太山祥瑞國鹵傳記彤管懿範天書儀
制翔聖傳 聖祖事迹羅天人醮儀廣閔迂
叙國列宿万灵朝真二國共教百卷多述神
異之事云

臣稱曰帝王之功業未始不成于艰难多
事之時而肆于安逸无事之日真宗之初
北有契丹之強西有继迁之患真宗既已
削服二虜天下无事欽若乃首为天出之
說自是對禪之礼行而祥瑞興矣虽曰褒
功頌德以归和美于上是豈忠臣之所当
然者与圣人无畏多难畏无难詎可忽哉
丁谓字公言初字谓之菴州人也尝以文谒
王禹偁称其文与孫何比之韩柳名遂大

振既而何冠多士而谓占第四日以与何奔
名恥居其下庐傳之際殿下有言
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尚何言為大理
評事通判渝州踰年直史館為福建路轉運
使初置焙步貢園茶咸平初為三司戶部
判官峽路蠻擾边令分川峽為四路謂夔
州路轉路使措置蠻事作誓刻石境上其
後又入寇委其酋領討平之居五年入為三
司鹽鉄副使擢知制誥契丹入寇謂知鄂州

虜騎稍南民大驚趣揚劉渡舟人邀利不時
濟謂斬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惧不復稽阻又
令廣旂幟擊刀聲振百余里于是契丹亟
走明年召為三司使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
符初詔封禪未決謂曰言大計有余諫遂定
謂机敏有智謀在三司案牘有差老吏不能
曉者決以一言皆中其理朝廷每有營造
莫不兼頌凡奏祥瑞事皆謂與王欽若并焉
初詔建昭應宮也

真宗命謂經度謂欵侈大其制近臣多言其
不可者真宗以問謂曰陛下富有天
下建一宮崇奉上府何所不可且陛下未
有皇嗣建宮于宮城之輒地正可以祈福群
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阻止願以諭之
既而王旦密上疏諫止其役真宗諭之如
謂所對旦遂不敢復言五年拜戶部侍郎參
知政事明年朝謁太清宮為奉祀經度制判
亳州又為天竺刻玉副使再迁兵部尚書九

年除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間徙鎮保
信復以吏部尚書為參知政事改樞密使寇
準罷相真宗既相李迪未几亦拜謂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真宗疾久
頗艰于語言皇后每改準為相時議欲請
太子監國準既罷相楊崇勳告內侍周懷政
謀殺謂等復用準謂微服夜詣曹利用謀之
遂下懷政貶安州再貶道州司馬王曾為參
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孰視久之曰

居停主人不復言恐亦不免也曾蹶然而惧
其後真宗欲令皇太子听政皇后裁制于
內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
子少傅為李迪出其奸遂同迪俱罷相謂尋
知河南府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謂之進皆
允恭之力至是允恭傳宣以中書闕入叔由
謂發遺謂曰此直入中書召堂吏索文書閱
之與日并群工同奏事真宗亦无語中退
獨出及出道過奉安院謂傳詔召直李士

劉筠草復相制筠曰命相必面曰昔果尔余
日必有召制乃可為也謂无如之何乃命
李士草制遂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兼太子太師謂既復相尋又加司空封晉國
公仁宗即位章獻后臨朝進司徒兼侍
中為山陵使允恭既有力于謂又德之故遣
允恭感司天邢中和妄言移皇堂于東南二
十步王曾具奏其事以謂絃易陵寢意有不
善語在允恭傳允恭既誅謂罷相為太子少

保分司西京謂次子玘與女冠劉德妙通出
入謂家謂坐貶崖州司戶參軍玘除名籍其
家自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十數人皆坐貶始
寇準責雷州時謂與馮拯同在中丞謂當秉
筆初貶貶崖州而謂忽自疑語拯曰崖州再
徙不陂如何拯唯而已謂乃徐換雷州至
是謂貶極遂換崖州之初謂之復晉也貶李
迪于衡州宋綬知制誥草誦詞請其罪名謂
曰春秋死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詞既上詔

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罹此
震驚遂至頓謂所定也及謂貶後猶掌詞
俞即為之詞曰无將之戒撰著于魯經不道
之誅難逃漢法平天下快之謂在朱崖凡
五年嘗以家財与土人育取蝕其日其人閤
所歎謂曰歎煩賣家書至洛陽尔仍戒其人
曰俟有中貴人至于亩守即投之其人如
教亩守乃之大驚不敢拆其书遂奏之乃謂
作陳情表假家书以遺之也其表受其叙遺

冊立之功有之臣有弥天之罪亦有弥天之
功章献与仁宗覽之惻然遂徙灵州又
三年徙道州復秘书監改在居安州又徙光
州卒年七十二謂性儉巧而善谈失在朱崖
嘗問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
然朝廷宰相作崖州司户参军則崖州為大
也問者絕倒先是謂逐寇準京師為之語曰
歎乃天下客当拔眼中釘歎乃天下好莫如
召寇老及謂得罪人以為報云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也少時以文謁趙普見而竒之謂曰子位與壽它日若我也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峽州稍遷度支判官淳化中為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間請立許王天禧為皇太子太宗怒出知端州久之徙鼎州改通判廣州會母亡請內徙乃知江州入判三司度支兼侍御史知樞密事時西北用兵拯論人將王超傳潛石定瀛觀望玩寇陛下不見杜重威之事乎後超等果以逗撓

契軍擢樞密直學士為河東河北安撫副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初改工部侍郎兼出樞密院真宗訪以巡事拯以謂備邊之要當須扼禁滕探險隘以制馭之術于肅州平威間依徐河陳其勢足以決勝今防秋請定州北唐河增屯軍馬至六萬為大陳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陳天雄軍鈐轄為後陳而羅冀州狼山兩路屯兵從之明年為參知政事累遷工部尚書引

疾丐罷以刑部尚書知河南府除御史中丞
又以疾除戶部尚書知陳州 真宗問王旦
曰拯屢求間郡何也對曰馬知節嘗蒞拯
志在旌節不敢請大藩也明年再知河南天
禧四年入判都省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
樞密使尋加左僕射中書侍郎居相位兼太
子少傅集賢殿大學士進左僕射封魏國公
仁宗即位遷司空兼侍中并丁謂同為相謂
獲坐陰所拯營救時 章獻欲殺謂拯言上
初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自謂 曰不誅而竄
之朱崖拯有力焉謂既 曰罪拯遂代謂為司
徒昭文館大學士克山陵使拯爰軍官人傳
宜至中書夫嘗死坐上章請罷拜武勝軍節
度使兼侍中判河南府 仁宗遣內人抚問
還奏其寢處皆儉素死他節 仁宗曰賜以
衾綉及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拯于侈靡也
卒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懿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九

東都事畧卷之四十五

平天六年六月丙寅朔甲子命金部曰文

命曰文部曰武部曰工部曰刑部曰禮部曰

兵部曰食部曰工部曰刑部曰禮部曰

兵部曰食部曰工部曰刑部曰禮部曰

兵部曰食部曰工部曰刑部曰禮部曰

兵部曰食部曰工部曰刑部曰禮部曰

兵部曰食部曰工部曰刑部曰禮部曰

兵部曰食部曰工部曰刑部曰禮部曰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一

列傳三十三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也其父諫明經及第

至右補闕換崇文使利用少有志節讀書畧

通大義以諫遺恩授殿前丞旨右班殿直廊

延踏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初契丹南牧一真

宗命宰相寇準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

斃其貴將撻覽契丹始有和意朝廷知之

是時利用遠奏事行在以利用使于契丹

東都事畧 卷五十一 平天

真宗欲召問以觀其志于是樞密使王繼英
曰利用謂君命雖死无所避即日授
閣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奉命真宗曰
契丹如貪步賄乃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
絕之利用對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
敢生還謂真宗曰利用見虜果首及關
南地利用曰若步求金帛以助軍乏
臣議或不同割地之議死不敢聞其政事舍
人高正始曰奉國而來不乃關南止乃金帛

誠愧見國人利用曰若爾則兩國之兵未有
休時矣虜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而身報
使韓杞同至復致出幣以往許其和好仍步
遺銀絹三十万使還

真宗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
利用曰此凡事当面奏真宗復使問之曰
姑言其畧利用終不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
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万乎真宗失
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之可耳帷宮淺迫

利用其闖其語既對
真宗亟問之利用再三稱死罪曰臣許之銀
絹過多 真宗曰凡何曰三十萬 真宗不
資喜甚利用之行也而請所以遺虜者

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為廣南安撫
使賊平迂引進使累迁嘉州防禦使卿延踞
兵馬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久之
加宣徽北院使改同知樞密院遂知院事天
禧中拜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皇太子叔听
軍國事詔令輔臣兼東宮官 真宗出制本
榻前宰相李迪面斥丁謂奸邪利用馮拯皆
有朋党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若捐
軀入不測之虜迪不如臣卒以利用兼太子

少保進右僕射封韓國公
仁宗即位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
進封魯國公天聖三年加司空國朝故事叙
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初曹
彬為樞密使兼侍中位在宰相李沆下及王
曾拜平章事利用為樞密使兼侍中乃令利
用班曾上然中外深以為失至是曾拜首相
曾亦利用告謝而利用曾班闕門屢請班首
姓名曾抗聲曰但言宰相王曾以下告謝班
始定而利用寢不說時張知白為次相見其
不平之意終推利用班其上

仁宗令樞密副使張士遜勉諭之五年改封
鄆國公明年改鎮保平又明年其從子左侍
禁洳為趙州監押趙人告其逆謀遂罷以本
官兼侍中判鄧州及洳誅降左千牛衛上將
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公用多取崇信
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內臣楊懷敏
通使自溢以暴疾卒閏年五十九利用既居

大位遂肆驕縱。章獻臨朝威震天下，利用
奏事簾前，頤不祇肅。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
指以示。章獻曰：「利用在。」先帝時，敢尔耶？
章獻虽御怒，然亦厭憚之。称侍中而不名，利
用多裁抑，貴戚宦官而親旧，或乘間獲進，故
不免。村既死，或以為冤，贈太傅，謚曰襄悼。
張耆，開封人也。年十一事真宗于潛邸，及
真宗即位，授西頭供奉官，擢供庫副使，帶御
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耆為天雄軍鎮州定

州，鈐轄契丹圍望都，耆率諸將從間道往，至
則城已陷，遂與虜戰，身被數創，擒其一將，會
王繼忠沒于陣。耆言：「天道方利，用兵先人有
奪人之心，宜悉師以伐胡。關土疆國在此，奉
矣。迂昭州團練使為并代，踏鈐轄召對，承明
殿。真宗曰：「朕欲守涇州橋而難其人，汝能
為朕行乎？」乃以為駕前西面鈐轄，又為東面
鈐轄。耆嘗受人金，或言其事降，供備庫使踏
州兵馬都監。久之，迂團練使，改英州防禦使。

從真宗東封除奔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
是時盛興宮室人皆爭奉符瑞丁謂王欽若
主其事无敢訟者耆毅然謂土木之役不足
以承天意迂相州觀察使馬軍都指揮使從
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樞密
副使天禧三年罷判河陽居久之陳州同平
章事歷定國河陽三城武寧鎮安淮南五鎮
判壽州徙河陽天聖三年拜樞密使封歧國
公耆初名旻至是改焉加右僕射兼侍中又

進封鄧國公又歷恭寧山南東道昭德三鎮
章獻崩加左僕射改鎮護國出判許州徙襄
鄧二州進封徐國公又徙河陽許陳壽等州
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昭一知貝州天聖五
則反不能死又為之用既而坐誅而耆鬱
不以志卒年七十五贈太師兼侍中謚曰榮
僖耆為人布智教

真宗嘗使讀論語左氏春秋又賜以宸戒二
十條及聖政紀冊府元龜故通知傳記至于

星曆術數之李元不博習其言也事或中緯
災見多中

章獻在壽邸時嘗出寓其家故臨期待者尤
所優寵賜第省西凡七百楹後言者以樓下
瞰郊社乃毀之前後賜予不貲歛其財之不
出故為曲欄積百貨與群婢貿易其有疾者
親診視收其藥直御諸子一見之即出之
外舍然供饋僚屬頗厚也者之諸子乃一既
以背叛而滅一復以凶惡著滅一任樞密院

副承旨時嘗開耆之棺擲掠取財物解父所
繫排方屏帶後任觀察使為諫官論列責官
而卒曾孫升夜克戩克公各別有傳

楊崇勳其先蘄州人也父全美仕太宗為
殿前指揮使崇勳少以父任為東西班丞旨
給事東宮真宗即位任左侍禁累遷至四
方館使寇準罷相真宗寢疾仁宗在東
宮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奉真宗為太上皇
僖位于仁宗而復相準崇勳告其事遂誅

懷政擢崇勳鄧州觀察使辭不拜以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兼群牧使屬天下久罷兵有言鬻廐馬者崇勳曰馬者兵之用而戰之備也虽死事其可去耶詔遂格

仁宗立拜彰德軍節度使知陳州為殿前都虞候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崇勳穿泥鞞登政事堂宰相王曾劾其失詔送宣徽院問狀翌日曾請傳詔釋其罪章獻后問其故曾曰崇勳

武臣不知朝廷之儀奉奏者宰相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出于上而威令肅于下矣徙鎮南拜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又徙定武山東南道二鎮拜樞密使明道二年加同平章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判陳州崇勳既加使相而論者以為寬太過周懷政之弟懷信訟崇勳誣告其兄乃罷平章事知壽州慶曆二年契丹將渝盟以崇勳判冀州既而老不任事徙判成德軍

又徙鄭州以左衛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
年七十贈太尉謚曰恭密 詔更為恭毅崇
勳口給狡桀喜中傷人而在御軍頗有法云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一
列傳三十四

李迪字復古濮州甄城人也少從柳開學為
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舉進士第一除將作
監丞通判徐州代遷直史館為開封府
官 真宗東封泰山以迪通判袁州既而坐
前發解舉人失常降監海門監稅明年以右
司兼知鄆州再遷吏部員外郎為正司監鈇
副使遂知制誥 真宗幸亳州為留守判官

堯升節制以迪知亳州代還知永興軍尋除
陝西制轉運使召為翰林學士是時知秦州
曹瑋數言唵廝囉欲內寇請益兵不遣乃求
罷 真宗問誰可代之迪曰非瑋莫能制也
陛下重發兵得罪將上 玉帝聖號耶陝西
諸辟兵自可以益之 真宗因問以陝西兵
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策計兵及
糧以備調發今猶顯佩囊中 真宗令採取
之因給紙札令迪悉上合存獨及調塞下數

以進 真宗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未幾
唵廝囉寇邊復召問對曰瑋必克後數日捷
報至 真宗曰卿何料之當也迪曰彼舉兵
遠來此堅壁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歲荐飢
三司調用不給 真宗召問所以濟之策
迪對曰 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
凶年今邊無費倘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
利寬而民不加賦矣 真宗為大發內庫金
帛賜三司又言方東封時嘗 詔車駕所過

毋伐木除道及祀丞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
勝紀今旱蝗之起殆天所以儆戒于陛下
也願罷諸不急之費真宗嘉納天禧元年
拜給事中參知政事東宮建以迪為太子
少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遂止兼
賓客加禮部侍郎寇準罷相真宗欲相迪
迪固辭一日對資福殿皇太子出拜上
前曰蒙以賓客為宰相真宗願迪曰復何辭
耶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真宗不豫令皇
太子總軍國事首領丁謂獨詣皇太子止
決常務他皆聽旨迪固爭不可謂曰即上
躬良已何以處之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
監國古之制也力爭不已自是皇太子止
于資善堂聽事餘皆聽旨謂益擅權至除吏
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安能
殉權臣以取容乎時二府並進秩乃遷迪中
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作左丞者

謂又欲進所善林特為詹事迪不可又欲以
為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又不可至上前斥
謂擅推不法事願與謂俱罷止言寇準無罪
不當黜因格前制不下于是謂罷為吏部尚
書迪罷為戶部侍郎翌日謂知河南府迪鄆
州謂尋復陷賊迪衡州團練副使謂竄起為
秘書監知舒州徙江寧府又徙青兗二州復
兵部侍郎知河南府朝京師章獻明肅皇
后謂迪曰卿不欲吾與國事吾今保養天

子至此如何迪曰臣不知太后有至德也
章獻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明道元年遷工
部尚書章獻崩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判尚
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迪再相自以受不世之遇赤心輔
佐知無不為于是呂夷簡忌之景祐二年罷
為刑部尚書知亳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
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公為姚崇其
待我乃如是耶改知相州迪為資政殿大學

士翰林侍讀學士瑠京師曰奏呂夷簡結荆
王元儼為除門僧惠清守闕鑿義詔鞠之
乃迪在中書時所行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
部尚書知徐州改戶部尚書知襄州復資政
殿大學士是時元昊反契丹背盟迪請臨邊
拜彰信軍節度使判天雄軍徙青州引老以
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曰文
定三子東之附傳檄之福之仕至列大夫
東之字明公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除館閣

校勘遷直集賢院擢天章閣待制以集賢院
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富弼
薦東之學行之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累遷
工部尚書拜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太子少師
卒年六十八謚曰謚請東之性簡易諍練本
朝故事與人不必盡師實云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也幼孤鞠于仲父
宗元里人張表有道之士也曾從之學謂有
將誦之器甫魁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

判齊州代還直史館景德初契丹始脩所致
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曾言春初外夷狄
舜不過子會與撫首兩朝非外夷狄之意
真宗嘉之擢右上官知制誥天書降詔脩
上清昭靡宮規創万建臣莫有言者曾列
五害願省桶制度奉使契丹而過者邢祥釋
給好以氣陵人稱本國宗支家賜鉄券曾曰
大臣反側賜鉄券以安其心何為及宗支武
祥大慙大中祥符六年為翰林學士一日

真宗晚坐承明殿召對命謁者論之曰思卿
甚故不及御朝服毋謂朕慢師也初違制之
法無故失平生徒二年曾知審刑院請弘故
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兵諭真宗不悅曰
如是不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
有失者矣自是遠制延今祀年以右諫議大
夫叅知政事時王欽若扶祥瑞起今人主意
陰初異已者真宗怒大臣當傳會國事
何遽自異耶曾曰君從諫諍明臣盡忠謂義

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
不知異也及欽若為相乃以礼部侍郎罷曾
政事頃之知應天府天禧初民訛言有妖若
飛帽搏人自京以南皆驚恐曾夜開里門捕
倡言者民乃定徙天雄軍復為參知政事再
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 仁宗即位遷礼
部尚書方 真宗不豫也有諷皇后謀稱制
者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今天子決政資
善堂天下固已屬倖而劉氏遂欲稱制以疑

百姓公獨不見呂武之事乎惟演悟不敢異
議及 真宗崩丁謂欲 皇太后對近臣決
政事 皇帝獨制望見群臣康務悉合入內
押班雷允恭畫可於禁中曾曰天下者 太
祖太宗之天下非劉氏之天下宗何使兩宮
異處柄歸宦者禍端兆矣乃奏請如東漢奮
制 太后坐右垂簾同聽政謂與兄恭改皇
堂抵罪參知政事任中正言于 仁宗曰謂
被先帝顧命請如律議功曾由謂不忠無足

議於是謂貶廬州中止而下中數人隨亦廢
黜是時中外海沸曾正色立朝姦邪惧焉未
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
學士踰年進吏部尚書嘗請用孫奭馮元勸
講殿中又自表聖賢事迹令解用為觀戒曾
薦參知政事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章獻
未用曾奏曰臣言呂夷簡而未用以臣度
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耆之上耳

且者一赤御健光豈容妨賢如此章獻曰
固無此意行且用矣夷簡遂拜相章獻與
政久稱通請記曾力裁制忤章獻意及章
獻受冊供帳天安殿曾執不可于是改之文
德殿章獻不悅上清昭應宮災章獻有
再興葺意曾又以為不可乃罷相知貴州徙
天雄軍拜彰德軍節度使魏人愛其政生祠
之改鎮天平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二年
召拜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是時呂夷
簡為昭文相專決事曾與夷簡議論多不協
力求去以左僕射出知青州既入謝改判鄆
州加資政殿大學士由宰相罷政而帶職自
曾始嘗前後輔政十年處天下事審而中礼
性儉素居家人不見其喜愠之色在上前
開陳處可辨博有餘每廣朝大會盛服玉色
即謁者視進上如有尺寸士大夫服其清脩
莫敢干以私者嘗云大臣執政不當市恩避
怨故其言曰息若已出怨將誰歸聞者歎服
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曰文正皇祐中曾弟
子融言臣兄曾事 章聖興諸生不十年總
大政其後拜玉几下聞顧命 章獻聽政臣
兄確然秉正勤聖王家大業以安 陛下幸
詔詞臣勒銘隧石試得天 篆額敷責前人
死且不朽因以唐明皇所題製擢卿碑額上
之 仁宗乃御篆于賢碑三字賜其家具
鐘為故事治子中以曾配享 仁宗廟庭

子融初用曾奏為將作監主簿又舉進士獻
所為文章召直集賢院為三司判官以直龍
圖閣知河陽荆南府遷天章閣待制為三司
副使子融以材自奮藉為人聞遷工部侍
郎集賢院學士知兗州不赴以刑部侍郎致
仕卒年八十一子融初名皞字子融及趙元
昊反乃請改今名嘗集太朝祀為祀閣新
編五十卷又論次五代事為唐餘錄六十卷
臣稱曰章獻擁幼君制天下時大臣怙權

乘之以逞曾毅默奮忠臨大節而不可奪卒
使帝室尊榮禍亂不作可謂社稷之臣矣夫
賢者以身為天下用而安危繫焉曾佩安施
之寄功烈光明何媿于左宜仁宗之旌異
士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也父鸞為監亭
令知白幼好學鸞喜曰大吾門者子矣遂不
復仕白舉進士為淨戒軍解州推官定武軍
掌書記河北節度判官咸寧中西北未寧中

外多言兵事知白奏疏言王者當奉時令茂
功典省刑罰及取士之制數千言真宗異
之召試舍人院擢右正言出知劍州復召試
中書拜直史館以南早命知白安撫及還授
京東轉運使周伯里見百官稱賀知白獨以
為人君當脩德以應天里之見何所係焉因
極陳治道之要真宗曰知白在外而乃心
朝廷可謂知所職矣陝西飢命知白按巡
知鄧州拜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知白以

朝廷重內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建請選臺
閣分與藩郡仍自請補外真宗不許知白
固請乃以知青州還朝求領國子監真宗
曰知白倦于處劇耶宰相言知白屢踐中外
未嘗為身謀乃擢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拜
給事中叅知政事遷工部侍郎是時王欽若
為相與知白議論多不合以疾辭位罷為翰
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徙南京至是欽若分
司南京衆謂知白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

論者多之徙知亳州仁宗即位召入為樞
密副使天聖二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知白在相位重名器
無毫髮私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六年薨于位
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節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一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二
列傳三十五

張士遜字順之光化軍人也唐漢陽王東之
之後生百日始能啼舉進士為鄭鄉簿遷射
洪今歲早禱白崖山神即雨士遜立值雨足
乃去蜀人異之轉運使激士遜法鄰射洪民
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改襄邑令又知郡武
勝除御史臺遷監察御史當貢舉初用湖名
法士遜試諸科為巡舖白主司有親戚在進

士中願引避不聽用自言真宗是之自是
舉人與城官有親嫌者皆移城別所江南招
逾使缺中書進排數人真宗自除士遜方
士遜謁士旦于政事堂自言之領使職願聞
養政旦從容曰朝廷推利生矣士遜遠謝
傑去旦行人曰凡服運使職大休甚後士遜
所至遂思旦言不敢妄有興達也徙廣東當
是時又下置天慶觀士遜言今營造競起遠
近不勝其後請因諸舊觀為之詔如其請

移漕河北久之遷為壽春郡王友除直史館
初宰相時除士遜翔善記室真宗曰翔善
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命士
遜為友令王荅拜又為王府咨議參軍仁
宗為皇太子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又為
賓客遷樞密直學士既而兩府大臣皆東
宮士遜檢太子之事天禧五年擢科樞密副
使累遷尚書左丞張知白薨仁宗謀相王
曾荐呂夷簡曹利用荐士遜章獻亦欲相

士遜拜礼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
趙州王營納變汭利用從子也官鄉郡所為
不法時內侍有忌利用者出收之六年仁
宗以問執政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尔利
用大臣已不知狀利用既得罪士遜亦罷知
江寧府王曾復荐呂夷簡為相遂以夷簡代
士遜居二年朝京師除定國軍節度使知許
州復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呂夷簡罷相進士遜門下侍郎

昭文館大學士為章獻明肅皇后章懿
皇后山陵使先是百官皆詣洪福院上章
懿皇后謚冊已而入慰士遜乃與同列過樞
密使楊宗勳園飲百官立庭中以俟日中不
至為御史所彈罷為左僕射知河南府復拜
呂夷簡為相而宗勳亦罷以使相守河陽他
日同入謝仁宗見士遜班宗勳下即除山
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判陳州徙河南
呂夷簡罷相仁宗用王隨陳堯佐為相明

年隨堯佐罷復拜士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鄧周公元昊叛慢書始聞朝廷為之忿然士遜即議初絕問罪時西邊絕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既而和事一絕元昊遂入寇西鄙用兵士遜議練輦官為禁軍于是輦官皆誼訴待漏院士遜上馬將朝而遮道不得進馬駭望拋士遜年老不自安乃七上章請老優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

仁宗因復召呂夷簡為相士遜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懿仁宗欲臨奠左右言其日庚戌仁宗曰朕以師臣復何避文彥博曰陛下過于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遠矣始士遜七歲喪母養于其姑去徒跣扶柩仁宗為進封為南安郡君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言其欲反者又有訛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言憮言動搖朝廷若一聞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

仁宗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為相時
曹利用憑寵自恣而不能正時請之為私枝
惠參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弘道輔
不附已欲併逐之知開封府鄭戩發琳今府
吏馮士元市第事士遜揣知仁宗有不悅
之意道輔適至中書請曰上顧程公厚今
為小人所誣曷見上為明辨之道輔不知士
遜賣已也遂言于仁宗仁宗疑以朋黨琳
及道輔于是俱被黜士遜又嘗納女口于宮

中侍御史楊偕劾其罪且曰此盧杞李林甫
之所不為也然士遜為人寬厚亦有過人者
一日仁宗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
廢朕但未見其章疏爾士遜曰陛下既
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
之積十數年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為朕
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為辨其不然仁宗意
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啓國于鄧仲淹適守鄧
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

會揮余甚盛時人榮之

呂夷簡字坦夫河南人祖龜祥嘗知壽州遂以家馬夷簡大理寺丞蒙亨之子而宰相蒙正之猶子也夷簡擢進士又舉制科嘗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曰今田器有等非所以重本也請除之真宗納其言自是天下農器皆免等時王曾為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宰相王旦曰謂曾曰君識呂夷簡否曾曰不識也他日復問曾曰嘗訪之士

大夫人多稱其才者旦曰此人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異日當與君同秉鈞軸曾曰公何以知之旦曰吾亦不識夷簡但以其奏請得之曾曰奏請何事旦曰如不稅農器是已既而指提點兩浙刑獄方是時大建宮觀南方伐材木期會嚴峻至有死者則以其亡命捕繫其子夷簡上疏請緩其後從之方冬水涸民苦于輓運宜頊河疏通以卒送之真宗以夷簡為有憂國憂民之心可其奏除侍御

史知雜事寇準知永興軍過臣姦後湖南有
過閣而上變事者夷簡曰此必有以使之宜
勿問盜徒之遠方真宗從之改起居舍人
擢知制誥西下錢止為安撫使除龍圖閣直
學士知開封府雷允恭擅移皇堂而丁謂庇
之命夷簡與魯宗道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
允恭盜陵中金寶狀聞允恭誅而罷謂相乃
以夷簡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自祥符以來崇
奉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物采甚盛

夷簡建議請納天書于陵中而官司儀衛
悉罷夷簡處事類如此真宗既祔廟章
獻后欲神主復自悉陳其平生翫夷簡奏
曰太后于先帝喪祭之礼曲盡尊奉此雖至
誠至孝之道然未足以報先帝雖遠奸邪
進忠直推心待下克己抑謙愛惜民財拔擢
士類使邊鄙寧謐人物庶富皇帝德業日
茂太后壽樂無憂此乃報先帝之大節也
仁宗嘗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

之如之何則可夷簡曰凡奏獄必出于疑
則從輕可也 仁宗深以為然終 仁宗之
世疑獄一從于輕故事輔臣因部息遷官夷
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為令天聖七年以戶
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時王曾為首相與夷簡同列果如王旦之
言曾嘗從容與夷簡具通且語皆嗟嘆以為
不可及上清昭應宮災曾因是罷相 章獻
意欲復脩夷簡固請罷之以答天戒拜昭文

館大學士進吏部侍郎監脩國史 章懿皇
后上仙夷簡因奏事簾前曰問夜中有宮嬪
亡者章獻即起視 仁宗入內有頃獨坐謂
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何與夷簡曰臣待罪
宰相曰內外事無不當與 章獻怒曰相公
欲離間吾子毋耶夷簡曰 太后已日不欲
保全劉氏乎 太后不以劉氏為念則臣不
敢言若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容厚 章獻
悟乃曰宸妃也夷簡曰 宸妃之薨當歛以

后服實以水銀司天承 章獻之意且言歲
月葬未利夷簡黜其說乃發哀成服備禮以
葬 章獻有旨令鑿內城垣以出神柩夷簡
遽求對言其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
章獻使內侍羅崇勳諭夷簡曰向夷簡道豈
意卿之如此也夷簡曰臣為宰相朝廷大事
固當廷爭因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
聖躬而喪葬之禮如此異日必有治今日之
事者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崇勳大惧馳以告

章獻于是始從其言大內災宮門晨未開輔
臣請對 仁宗御從辰門樓百官拜樓下獨
夷簡不拜 仁宗遣問其故曰宮庭有變願
一見上 仁宗為啓簾見之然後拜初 章
獻后養荆王子于禁中既長矣夷簡請出之
章獻欲與 仁宗侍讀夷簡曰 皇帝富于
春秋非親儒學之臣則恐無以輔導聖德即
日命還邸中 章獻崩夷簡上疏請正朝綱
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士絕女謁踈近習罷力

役節冗費言甚制切 章獻既崩或疑 章
懿之喪 仁宗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貌
如生使者馳入奏 仁宗于 章獻初御前
焚香泣告曰人言其可信耶先是 章懿之
葬命晏殊撰志文殊謂后無子至是 仁宗
親政殊為參知政事一日內出志文以示夷
簡曰先所夷育朕躬殊為侍從安得不知夷
簡曰宮省事秘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
章獻臨御若明言 先后實生聖躬可少

仁藥默然臣之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進
改守南知夷簡輯睦二宮保全大臣如此明
道二年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
明期以生歲召還是歲復入為閣下待制兼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
史郭后與尚美人楊美人爭寵尚氏有侵后
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打其頰 仁宗自起救
之誤傷 仁宗頰仁宗大怒內侍楊文應白
仁宗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夷簡遂欲

廢后 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
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乘輿乎夷簡將廢
后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于是御史中
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帥臺諫詣閣門請
對須臾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即取出道
輔等后遂廢其後 仁宗欲立民間女陳氏
為夷后簡力止之景祐二年封申國公夷簡
嘗建議二州郡學校又固郊祀授宗室子以
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員置太宗正以總

之始王曾荐呂夷簡為相未幾曾罷夷簡為
首相及王曾後相夷簡專決政事曾不能平
因對斥夷簡嘗納賂市恩 仁宗以問夷簡
夷簡請置對曾亦請罪求去遂以曾知鄆州
亦除夷簡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
徙天雄軍未幾復入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慶曆元年拜司空
封許國公二年兼判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
自西都用兵劉平死于陣黃德和誣平降賊

詔斬德和訛言以朝廷使宦者監兵主帥節制不得專故卒失利乞罷監兵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夷簡擇其人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官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許之翌日都知押班叩首乞罷監兵于是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京師以備狄衆是其說唯夷簡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

備常在河北奈何遽城京師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周一城天下殆矣乃建議北都因脩其城池增置守備示親征之意且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卒建北京識者疑之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夷簡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徐議所以答文者無深憂也仁宗然之及六符至殿前讀書如平日無所問六符失色咨嗟而出至殿門次日事已漏矣由此有司與之評議無甚難遂不復求婚

而朝廷許增歲幣與之再和以疾辭位拜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 仁宗憂之乃剪鬚賜
之以療疾夷簡荐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
龐籍魯公亮等可大用因再引退拜司徒固
請老以太尉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
令謚曰文靖夷簡為相方 章獻臨朝內外
無間言天下晏默夷簡之力為多王曾家請
篆其墓碑 仁宗慘然思夷簡書懷忠碑三
字賜之治平中配享 仁宗廟廷子公綽公

弼公著公孺公著位宰相自有傳

公綽字仲裕少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累遷
史館脩撰夷簡薨知制誥拜龍圖閣直學士
知永興軍徙秦州召為龍圖閣學士知開封
府歲餘除翰林侍讀學士龐籍罷相公綽亦
出知徐州徙河陽留侍經筵未拜而卒年五
十七方夷簡在相位士大夫喜進者頗附之
故事多涉于請者
公弼字寶臣以父任為將作監簿累遷至直

史館河北轉運使在部四年蜀冗賦及民負
債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 仁宗
知其能擢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進龍圖
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初夷簡薨 仁宗思之
一日公弼奏事 仁宗目送之語宰相曰公
弼甚肖其父拜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徙延州
還為群牧使進樞密直學士知城都府公弼
至人以為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杖不肯受
曰寧請劍死公弼再三謂之不從乃曰杖國

法不可不受劍汝所請亦不汝違命杖而後
斬之復召為羣牧使權三司使 英宗在藩
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為不善求易之公弼
不可至是公弼奏事已 英宗曰朕往在宮
中卿不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逾月
拜樞密副使 神宗即位遷刑部侍郎樞密
使公弼上疏知謂人君不可以聖自尊當用
晦以接下方今之病在于知人之難而虛文
無實尤不可不察陳升之議衛兵年四十以

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徒之淮南公弼謂
既使之去土又減其常廩于人情未安且事
体甚大未易遽行也 神宗以沙門衆罪人
數多即竄議立法且欲復行肉刑公弼以為
不可上疏曰臣伏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
日陛下亦以為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
指有何不可况堯舜尚用之此徒言古之論
不通時變自漢文感一婦人之言罷肉刑而
天下歸仁逮今千有餘年一旦暴之行駭四

海之觀聽况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
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
之世用流以寬五刑也若四凶者止于流則
五刑無所施為臣願陛下上法堯舜下体
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陛下病今之犯
刑者衆臣願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得其
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
辟臣恐民心一駭而動雖欲全撫之未易安
也 神宗納之時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公

弼數言宜措安靜又與韓絳議論多不協從
孫嘉問小人也竊公弼論事奏草以示安石
于是罷為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
以疾請知鄭州是時王韶方守河北神宗
怒韶生事欲使公弼帥秦鳳拜宣徽南院使
判秦州疾作乞還道除河陽未至更拜西太
乙宮使卒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以父任為奉禮郎稍遷判吏部
尚書仁宗見其占對詳雅以為可用累官

右諫議大夫為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已
復綏州遣使議守與棄久不決矣公孺往廊
廷與郭達議定公孺至則興達請存綏州且
具三年儲待久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
元祐初為秘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擢
戶部尚書請老提舉醴泉觀以卒公孺清儉
不妄言笑與人寡合云
臣稱曰宰相之位必得人而後可以持其權
蓋位者君子行道之具而權者因以為利用

也得其位用其權而道于是乎可行夷簡相
仁宗策功立名有益于世方其王治喪之禮
則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則其意得矣請建
都之議則其謀偉矣斯善措宰相之權者與
噫夷簡誠有絕人之才故能達權而應變然
其功最大者乃在處于仁宗母子之際使
人無可乘之隙消患于未萌制治于未亂朝
廷以之安靜公卿士大夫亦賴以無禍此其所以有後也哉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二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三

列傳三十六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也少孤苦學以文謂
戚綸之器異之舉進士為定遠尉又為海鹽
令疏治東南旧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
利號魯公浦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
自不兼他職考所言以為殿最宗道與劉焯
同選自通判河陽擢為右正言諫章由閣門
始得進而罕賜自宗道請得南論事而上奏

通進司日是為故事因言守宰與民至近而
未有區別能否豈朝廷所以富民之意今除
一知州補一縣令雖有庸暗有目無敢擢斥
舉天下親民之官黷貨害政什當二三介然
自守致之政事什無一二欲裕民美化可冀
衆昔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
今命知州通判知縣雖未暇親考宜令中書
試以言而察其應對設以事而問其施為才
與不才得以進退之贈令其命銓曹倣此施

行庶幾得良守宰助先聖化 真宗嘉納之
神宗為皇太子除右諭德時天書降乾祐中
宗道上疏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
止得其理則作倡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
戒之有何所書哉臣恐奸臣肆詩譴妄以惑
聖聽也踰年遷左諭德 真宗一日遣中使
召之至其家候之久方從酒家還候者曰即
上訴來遲其將何詞以對宗道曰第實言之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惟

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
果問使者具如宗道之言真宗問宗道何
故私至酒家宗道雖曰有故人自鄉曾來臣
家貧之極故就酒家勝之也真宗善其
無隱自負有大用之意以直龍圖閣奉使契
丹仁宗即位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除
宗道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
久頗患銓格繁密而曲為銓吏之奸弊至是
多例革之凡拜條閣以忠揭示庶下人以為

便雷允恭擅移山陵詔宗道與呂夷簡按
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礼部侍郎
章獻問宗道唐武后何如主對曰武后幾危
社稷唐之罪人也章獻默然時有上書請
立章獻七廟者章獻以閣輔臣宗道力
以為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章
獻與神宗時同幸然者寺欲以大宴輦前行
宗道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
夫三沒從子章獻乃從後行宗道在政府

裁抑僥倖不肯以名器私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為驕橫宗道屢折之凡貴戚近習莫不斂跡天聖七年薨于位贈兵部尚書謚曰肅簡

薛奎字伯英絳州正平人也父化光善命術奎生知其必致公輔舉進士為温州推官徙儀州是時靈武用兵州郡皆發兵夫調軍食奎部至鹽州下虎若會久兩軍多腐田請轉運使盧之翰曰今粟不可食願令民還州償

所食之翰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連年人罷轉餉今幸軍食有餘妄用此以徒困百姓哉之翰意解听民還所在感悅既人悉奏除之知莆田縣又知長水縣徙知牟州向中薦其才為殿中侍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坐失舉免起通判陝州天禧元年河北蝗命奎安撫改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發運使疏具楊漕河廢三堰舟楫使之歲以八百萬而食京師擢三司副使坐與三司使爭事改直昭文

館知延州 仁宗即位擢龍圖閣待制知開
封府以嚴為治肅清宗師拜御史中丞上疏
論擇人求治宗節儉屏声色凡教事 仁宗
深嘉納嘗館伴契丹使蕭從順從順言漢使
至契丹皆見太后今語入見奎曰 皇太后
重荐聽政雖本朝臣子亦未嘗見也乃不敢
語或說奎漏禁中語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
改秦州又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鄧與
僚吏夜會佛廟有成卒殺人于市 人皆走

金密遣捕之而生客莫有知者為政明決蜀
人以張詠改之召為龍圖閣學士三司使未
幾拜參知政事遷給事中 仁宗嘗謂輔臣
曰臣之事君嘗見有始而無終者奎曰保終
始者豈獨臣下始唐開元勵精為治而天下
晏誠及其既久放意荒侈以至大亂此不可
不鑑也 仁宗嘉納之時邊交言契丹將大
入寇輔臣俱言擇將備邊之策奎獨曰契丹
畏誓而貪利正無隙以間其端其必不動不

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
日仁神顧奎曰果如公言奎與王晦叔俱
嘗守蜀而皆有名至是同為執政一日奏事
已因語蜀事晦叔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
執而斬之于營門遂無事奎曰臣在蜀亦有
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明道二年章
獻謁太廟欲被天子數見臣下依違不決
奎不可止曰太后必欲被數見見祖宗不
知作男子拜耶女子拜耶乃止及章獻崩

仁宗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
引其衣者有所屬何也奎遽曰其在數見也
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仁宗大悟卒以后
服歛因言內侍羅崇勳輩久用事于中不斥
之性偕以為亂崇勳等卒破夏是時大臣皆
罷獨留奎且億以為相而苦喘疾數辭位罷
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刺都督卒年六十
八贈兵部尚書謚曰簡肅奎持身端重不苟
合真宗幸數宴大臣至有露醉者奎諫曰

陞下勤心萬務而簡乎燕幸今天下誠無事
而飲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
為朝廷重真宗善其言及輔仁宗謀
議無所避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在下
位時奎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王曙字海叔河南人也愔文中與弟饋之後
名同英宗御議故以字稱舉進士為華縣
簿又舉賢良方正入等授著作郎知定海縣
通判陳州與脩冊府元以工部員外郎充

龍圖閣待制改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吏
部失舉受財劾罷知壽州改淮南轉運使知
開封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為政嚴肅而
不可改犯人以此張詠為之曰蜀守之房
州張後王惠我赤子而無流士何以報之俾
壽而昌召為給事中太子賓客寇準被罪晦
叔即其媚也落職知汝州責郢州團練副使
天聖四年復給事中知永興軍召入為御史
中丞屬上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繫御史獄

章獻後臨政謂晦叔曰此火大非天災必戮
守衛者晦叔上疏謂上清之興不合經義見
帝信方士邪妄之說壽則國元紀合天焚
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不當復建仁宗及
章獻悟薄前守衛者罪于是脩宮議而寢七
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明道二年以疾免
除資政殿學士知陝西遷吏部侍郎徙河陽
河南府召入為樞密使景祐元年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保中書

令謚曰文康晦叔威嚴簡重有大臣体以時
尚奢侈躬自節儉食無兼味廐唯瘦馬天下
推其賢易子益柔

益柔字勝之少力學為光祿寺丞尹洙見其
文曰瞻而不流制而不窘未可量也為人充
直尚氣喜論天下事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
策杜衍使河東益柔寫書言河外兵驍無法
非易帥臣與轉運使則邊鄙不寧因條其可
任者與衍意合衍薦于朝除集賢校理蘇舜

欽以祠神會客事除名會者悉逐而言者又
謂益柔作傲歌生奪職監復州酒稅久之為
開封府推官改三司監鈇判官熙寧初因轉
對言置相不可不審賢才必兼優乃可用如
不得已寧先賢後文 詔三司判官各陳所
知益柔獻崇儉制田均稅三策歷知制誥兼
直學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除秘書監出知
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為膠水

令凡九年而卒子孫因家焉齊少孤好學李
迪見其文謂有文志舉進士冠甲科 真宗
觀齊舉止端雅顧輔臣寇準曰得人矣特詔
金吾給騶從狀頭給騶從自齊始也除將作
監丞通判襄州徙維州除直集賢院遷右正
言 仁宗即位改右司諫同脩起居注兼侍
御史知雜事河陽錢惟演請曲賜軍士特之
齊言 天子新即位惟演連姻 太后不宜
私請一州以售已惠搖撼衆心遂不許改三

司戶部副使三契丹還知制誥翰林學士加
侍讀學士章獻后出金縢脩景德寺命齊
為記內侍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齊曰
趨為記當參知政事矣齊曰此言何為至于
我哉故遲之崇勳怒終於章獻遂以龍圖
閣直學士知河南府改密州章獻諭宰相
取所撰記始上之徙知應天府除御史中丞
章獻遺語以楊太妃為太后同議軍國事閣
門趨班賀齊毅然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

餘年今始躬親后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
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正不可班太妃
卒不與改止稱太后于宮中復為龍圖閣直
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交趾屠其部人
有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亦以為叛
人不可納齊曰彼去暴而歸有德宜納之給
荆湖閒田使自營若遣去必不復還本部若
散山谷當為後患不從後數年果為亂惟演
諂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輒不列魁

準于其間而碑刻云逆準不書齊言于仁
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于天下豈可令
奸黨厚誣仁宗遂令磨去仁宗欲立陳
氏女為皇后齊力爭罷之遷禮部侍郎參知
政事邊臣言契丹祭天子幽州以兵屯境上
輔臣諤備邊計者以謂契丹必不敢渝約既
而邊奏果無警與宰相呂夷簡論事不合罷
為戶部侍郎久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謚
曰忠肅政曰文忠齊精學博聞寬大沈默善

知人之寵籍段少連等皆所荐也有子早卒
以從子延慶為嗣其後有子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初補太常寺丞祝復舉進士累
遷京東陝西路提點刑獄神宗即位為國
脩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秦鳳路都轉運使
進龍圖閣直學士初王韶進兵河州賊徼其
歸路延慶亟以兵赴救賊解全布而還韶
既得河岷入奏延慶攝帥事會上元張衍西
賊乘間伏兵北関下遣使偽來請內屬謀舉

火為內應延慶覘知斬首以徇北邊伏兵惶
駭宵遁知成都府移帥涇原初茂州田無城
惟值鹿角利築城既而蠻酋訐稱城基我地
乞罷築不許蠻遂叛延慶坐區處失宜降天
章閣待制嘗得安南九軍法謂諸將曰漢番
兵馬未整于今無事可依此團結以備調發
乃以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為九將合百隊分
四部為左右前後而隊有駐戰之別步騎器
械每將皆同又以番兵人馬為別隊各隨所

近不隸諸將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所以
制之也處老弱于城皆使漢蕃不相離所以
防其變也書成上文會廊廷亦不畫兵將延
慶上廊廷所奏為便神宗是之召還知
開封府旋除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移
洪州復龍圖閣待制高陽閱歲復龍圖閣
直學士移定武哲宗即位除工部侍郎改
吏部以卒延慶有學問平居簡默遇事能別
白是非所至有惠政初齊既得子延慶自陳

歸宗籍所有付之無毫私焉

臣稱曰嗚呼天賦明德鎮撫其社稷則有剛
毅不回之士立乎其朝且山有猛獸木無斧
斤之害水有蛟龍魚無網罟之危國家有剛
毅之士則邪奸無睥睨之心威見于外也宗
道阻立廟之請奎爭服冕之議晦叔寢脩宮
之後齊却臨朝之謀陳善閉邪有大臣節其
可謂剛毅不回之士也哉

東都事畧卷之五十三

